学校的理想装备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剪不断的乡愁
BOOK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一、乡愁

去年年底，“开放大陆探亲”的消息公布了。

这消息像一股温泉，乍然间从我心深处涌现，然后蹿升到我四肢百脉，蹿升到我的眼眶。我简直无法描述那一瞬间的感动。我心底有个声音在喊着：

“三十九年！三十九年有多少月？多少天？三十九年积压了多少乡愁。如今，可以把这些乡愁勾销了吗？”

不敢相信这是事实，但是，陆陆续续有人回乡探亲了！这居然成了事实！我太兴奋了，和鑫涛计划着，我们也该去大陆探亲了，鑫涛去红十字会办手续，回来说：

“需要填三等亲的亲人名字和地址！”

一时间，我们两个都弄不清“三等亲”包括寻些人，以及我们是否有这项“资格”。激动中，我冲口而出：

“故国的山，故国的水，故国的大地泥土，和我们算是几等亲？我们要探的亲，不止是‘人’呀！”

不过，我毕竟不需担忧，因为我和鑫涛分别都有舅舅姨妈在大陆，所以，我们很顺利地办好了探亲护照。拿到护照的那一晚，我就失眠了。脑子里奔流着黄河，奔流着长江。不止长江黄河，还耸立着五岳和长城！鑫涛见我如此兴奋，忍不住提醒我说：“大家都说大陆的生活很苦，旅行也不像想象中那么方便，至于亲人，经过三十九年的隔阂，可能已经相见不相识，这些，你都考虑过吗？”考虑？我实在没有认真去考虑过。我只觉得乡愁像一张大网，已把我牢牢地网住。而且，当行期越来越近，我的乡愁就越来越深。我想，我这个人和别人是不大相同的。我有个朋友告诉我：“我也离开大陆三十九年，但是，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乡愁！”这句话使我太惊奇了，我总认为，乡愁对于游子，就像一切人类的基本感情一样，是与生俱来的。不过，有的人来得强烈，有的人比较淡然。我，大概生来就属于感情强烈的一型。连我的“乡愁”，也比别人多几分！

计划回大陆的行程时，鑫涛问我：

“你到底要去哪些地方啊？第一站，是不是你的故乡湖南呢？”我祖籍湖南，生在四川。童年，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，是个颠沛流离的时代，童年的足迹，曾跋涉过大陆许多的省份。如今，再整理我这份千头万绪的乡愁时，竟不知那愁绪的顶端究竟在何处？是湖南？是四川？是长江？是黄河？是丝绸之路，还是故宫北海？沉吟中，这才明白，我的乡愁不在大陆的任何一点上，而在大陆那整片的土地上！

“可是，你没有时间走遍大陆整片的土地啊！”鑫涛说：“我们排来排去，只可能去四十天！”

将近四十年的乡愁，却要用四十天来弥补。可能吗？不可能的！人们必须放弃许多地方。湖南，湖南的亲人多已离散，家园中可能面目全非，不知怎的，我最怕面对的，竟是故乡湖南，这才了解古人“近乡情怯”的感觉。当我把这感觉告诉鑫涛时，他脱口而出地说：

“这也是我不敢回上海的原因！”

于是，我们把行程的第一站定在北京。北京，那儿是我父母相识相恋

和结婚的地方，那儿是我祖母和外祖父母居住及去世的地方，那儿，是我历史课本上一再重复的地方，那儿，也是我在小说中、故事中所熟读的地方！那儿有“故都春梦”，有“京华烟云”！还有我那不成熟的——“六个梦”！

于是，我们动身；经香港，去北京。

二、出发前——香港

我和鑫涛这次的大陆行，除了我们两个人以外，还有鑫涛的妹妹初霞，和妹夫承赍。

初霞与承赍定居香港，在过去几年中，他们已经回大陆探亲了好多次。对于大陆，他们是识途老马，经验丰富。当他们知道我们要去大陆时，立刻热心地帮我们排路线、订车票、买船票（我们要乘船看三峡，所以要买船票）、订旅馆……并决定陪同我们一起去。有初霞夫妇同行，我确实安心多了！毕意，大陆是个已阔别三十九年的地方！这时间的差距，造成心理上的许多压力。大陆对于我，感觉上那么亲切，实际上却那么陌生。

初霞比我略长两三岁，热情、率直、思想周到，又很喜欢帮助别人。在她眼中，我是非常娇弱的，所以，她对我真是体贴入微。我们一到香港，她就忙忙碌碌地帮我跑中国旅行社，帮我办签证，帮我办各种手续。我什么事都不用做，只是在旅馆中幻想北京、幻想长城、幻想三峡……直到出发去北京前一天，初霞对我说：

“有件事我不能帮你做，现在大陆肝炎很流行，你一定要去打一针增加抵抗力的针药！”

我去打了针，医生和针药都是初霞安排好了的。

当然，初霞还帮我准备了许多东西，例如各种药品、酒精、药棉、塑胶针筒、筷子、刀子、化妆纸……连运动衣和运动裤都帮我买了，最奇怪的是，她还为我们四个人，准备了四个“奶瓶”！怕我笑她，她振振有辞地对我说：

“我们这一路又是飞机，又是火车，又是船，由北到南，要走上好几千里，路上不带水瓶是行的，但是，玻璃瓶太重，又不保温，带杯子也很麻烦，想来想去，只有奶瓶最合适，又轻巧、又保温。冲了咖啡，还可以摇呢！”

说得很有理。但是。鑫涛居然尴尬尬地回了一句：

“贤妹所说甚是。不过，我……不会用奶嘴！”

此语一出，初霞笑得岔了气，笑完了，才瞪大眼睛说：

“谁要你用奶嘴？只要凑着瓶口喝就行了！”

我对初霞想得出用“奶瓶”代替“水壶”，十分佩服，不过，总觉得这么大的人用奶瓶喝水，有点“那个”。初霞看出我的犹豫，在动身前，又用布给奶瓶做了四件“衣服”，使它们看不出是“奶瓶”，硬塞了两个到我的箱子里。

我们的行装十分惊人。出发时是四月初，预计四月八日抵北京，据说，此时的北京，春寒料峭，气温有时只有四五度。所以，我们带足了冬衣。又

因为预计要坐长程火车，初霞怕车上的棉被不干净，要我从台北带了四个登山用的睡袋来。最绝的还是鑫涛，他看了许多有关大陆旅行的报道之后，做了一个决定：“我要带我自己的枕头去！”

天哪！他那个枕头又厚又大！放满了一口箱子。他坚持没有自己的枕头，会睡不着觉，我只得依着他带了枕头。当我看到初霞准备奶瓶时，才真感觉出他们是兄妹！各有奇招。

在香港停留的三天里，几乎每晚都有餐叙，席间，各路朋友，对我的“大陆行”，都给了许多“忠告”。这时，我对大陆的心态，是非常复杂的。有思念，有好奇，有期望，也有害怕。我真怕那个已经隔离了三十九年的河山不再美好，也怕故国的人失去了温馨和热情。

我的乡愁和期望越大，我的害怕和矛盾也越多。此时此刻，真希望听到一些鼓励的话。偏偏就有那么多人，对我此行不太乐观：

“什么？”一人朋支说：“你要去三峡坐船？你惨了！赶快准备晕船药！”“大陆的厕所不能上，你当心害膀胱炎！”

“什么？你要去乘民航机？我告诉你，飞机里会有云飘进来！”“而且，飞机里没有空调，他们会发给你一把扇子！”

“你还是坐火车吧！”一位“识途老马”说：“飞机比火车慢，因为它永远误点，二十几小时的火车到了终点，飞机还在起点没起飞呢！”“你预计去多少天？四十天？你起码有十天在为你的车标、船票、飞机票办手续，还有十天订不到旅馆！”

听起来实在不妙。到了起程前一天，老吴请客，有位刚去过大陆的作家也来了，一听我们要去四十天，立刻点点头，从容不迫地说：“和我一样，我也预计停留四十天！”

“结果呢？我和初霞几乎异口同声地嚷出来。

“结果我去了七天就“逃”回来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鑫涛和承赍赶快追问。

“因为没有东西吃啊！”那位作家扬着眉毛说：“饭店进去晚了，就不给东西吃，进去早了，也不给东西吃，好不容易守时进去了，那东西根本不能吃啊？”作家拍拍鑫涛的肩，好意地叮嘱：“带点巧克力去，万一营养不良，可以啃啃巧克力充饥！”几句话说得我、鑫涛、初霞、承赍脸色都不大好看。老吴本来也想和我们一起去的，此时毅然抽身，打了退堂鼓。并且看看我说：“我猜，你们去个二十天，就会回来了！四十天，是绝对不可能的！琼瑶吃不了苦！”

一句话惹翻了我！怎么专指名说我不能吃苦呢？何况，这趟“探亲”之旅，根本就不是去“享受”，而是想去找寻一些失落的东西，一些在我心灵深处悸动的东西……这情怀无法让老吴明白，我只简单地说了句：“老吴，我跟你打个赌！”

“赌什么？”老吴问。“四万港币，我们四个人，谁早回来，就输你一万港币，否则，你输给我们四万港币。”

老吴有点沉吟，看我一股坚定相，他失了了把握，终于，他笑笑说：“我们赌四个金戒指吧！”

“一言为定！”我们四个人说。

结束了那餐会之后，鑫涛问我：

“你为什么有这么大把握，说你能停留四十天？我记得，我们每次去欧

洲或美国旅行，你总是提前闹回家的！”

“这次不同。”我热切地说：“这次不是去欧洲或美国，这次是去我们自己的国家，看我们离散的亲人，吃我们自己的食物，讲我们自己的语言，走我们自己的土地。我会带着一颗包容的心回去。我的心里充满了爱，这份爱——会让我肯吃苦。毕竟，我不是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而计划这趟旅程的！”

鑫涛点头，他是完全了解我这种心情的。但是，我望着初霞，心里却有点迷惑。如果大家所言非虚，已有多次“大陆之行”的初霞，怎么也肯跟着我打赌。当我问她时，她却说：“我以前只去过上海和北京，至于你们要去的武汉，三峡、重庆、成都、昆明、桂林……我统统没去过！会不会吃苦，我也不知道。要走这么多地方，总要带点冒险精神吧！你敢冒险，我就舍命陪君子！”糟糕！原来我们的“导游”什么地方都没去过！我真有些担心了！

正犹豫中，初霞拍拍我，一脸乐观地说：

“别着急，我们有杨洁啊！”

杨洁？这名字我已从初霞口中听过许多次，因为我们这次返大陆，不希望被官方接待，初霞就对我说，她有好友杨洁在北京，可以安排我们的一切。我听了也就忘了，对这位杨洁并不太注意，此时，非弄弄清楚杨洁是何方神圣了，我才问出口，初霞就大声说：

“你连杨洁都不知道？她是“女篮五号”啊！”

“什么‘女篮五号’？”我更糊涂了。

“哇！”初霞快晕倒了：“你居然不知道‘女篮五号’！大陆拍过一部电影，电影名字就叫“女篮五号”！

我还是不懂。三十九年的隔阂，大陆的人与事，距我都有十万八千里！承赍看我一头雾水的样子，对我重重地点了两下头，坚定地说：“反正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们有杨洁！”

我能不放心吗？唔，那杨洁，看来必定是个“人物”！

三、北京机场与杨洁

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掠空而起，我的心跳就加快了速度。怎样也无法相信，我在飞往“北京”！从机舱的窗口往下看，层云的下方，是朦胧一片的、绵亘不断的土地。我深呼吸着，觉得这一片绵亘的大地，和我有那样悠久深刻的关系，那大片土，孕育了多少的“中国人”！不论这些人散居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！他永远都是这片大地的子女儿孙……想到这儿，我的血就热了，我的眼眶就湿了！这么些年来，我写了许多恋爱故事，却没有任何一个故事像这片绵亘的土地，这么深刻地撞击着我的心！在飞机上忽忧忽喜地想着，也依稀回忆着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情景，十一岁的我，跟着父母，由湘桂铁路，到广州，到台湾，从此一别，居然就这么长久的岁月！我脑海中反复着古人的诗句，但句中却已经必须改一个字了：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‘已’改鬓毛衰。”

我离开湖南时，说的是四川话。现在，我说的是略带南方音的国语，

乡音，我甚至不知道，我的乡音是怎样的？小时候，我的语言是复杂的，为了适应环境，我说过四川话，说过湖南话，说过上海话，说过北京话……如今，已演变成我目前唯一会说的“国语”了。

我正胡思乱想着，飞机已开始下降，播音员报出目前正往北京机场降落，我睁大眼睛，努力地去看“北京”，心跳得更快了，我不知道，当第一脚踩上北京的土地时，我会有怎样的感觉！北京，三十九年来，它是历史课本里的名字，是地图上的一个小圆点，是我心中一个遥远的梦！但是……我却终于要踩上这块土地了！

飞机终于降落了。我看鑫涛，他正看我。我们之间的默契已深，两人都隐在深深的感动里。初霞承赍已多次来北京，自然不会像我们两个这样激动，初霞轻快地说：

“好快啊，三小时就到了！”

三小时，原来香港至北京，只需三小时。这咫尺天涯，却经过了三十九年，才能飞渡！

我满怀感慨，一时间都说不出话来。承赍看看我，忽然说：

“你最好准备一下，说不定机场有记者！”

有记者？我的心顿时乱如麻，我并没有准备见记者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心头的酸甜苦辣，更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。我正恍惚着，飞机已停稳，我跟着人群，就这样迷迷糊糊地下了飞机，一脚踏上了故国的土地！

踩上北京的土地，悸动的是心灵，那土地就是土地！抬头走入机场大厅，一样要经过海关人员验护照、盖章，大家正预备排队，有位海关人员说：

“走这边，我单独给你们办！”

是杨洁的安排吧！我模糊地想着。从下机那一刹那起，我的神志就不太清楚。太久的期盼一旦成为事实，人就有些昏昏沉沉。手续办完，我们走出海关，蓦然间，一大群人对我们冲了过来，首先，有三位老太太，白发萧萧的，冲过来就抓住了鑫涛的手，哭着叫出来：

“二弟呀！二弟！”鑫涛整个人傻掉了，他在北京并无亲人。我脑中一转，已大致明白过来，我拉住一位老太太说：

“你大概认错人了，她姓平！你要找的人是谁？”

三位老太太一怔，才知道接错了人，立刻又哭着往人群中搜寻去了。鑫涛被这样一搅和，看来更加迷惑了。就在此时，人群像潮水般涌向我，一位年轻的女记者拉住我，兴奋地嚷着：“你是不是琼瑶？我们在机场等了你好几个小时了！”

我点头。这一下不得了。我在几秒钟内，就被人群包围住了。闪光灯一直对我闪个不停。耳边响着各种各样的“京片子”，十分悦耳，十分动人。有的问我到北京的感想，有的问我要停留多久，有的问我这是第几次来北京，有的问我知不知道我在大陆的“知名度”……我根本来不及回答任何问题，就又有许多人拿着大陆出版的我的小说，请我签字，我只得走往一张柜台，去给那些读者或记者签字，可是，这样一来，更不得了，人似乎越来越多了，我几乎无法脱身了。就在此时，我忽然听到一声巨吼，声如洪钟，十分惊人：

“各位让开！要访问要签字，都等明天再说！现在车子在门外等！”随着这声巨吼，我看过去，只见一位身高约一八〇公分的女巨人，长手长脚，大踏步地“冲”进人群，一面冲、一面用双手往两边分，就把人群“分”开了，她笔直地走向我，对我也大声地下了声命令：

“不再再签名了！你签不完的！”

一位女记者请求地看着我，直往我手中塞纸条：

“请为我们的报纸写两句话吧！一句话也可以！”

盛情难却呀！这些在机场上等候了我好久的记者读者们，我心不忍，低下头又去写字。

才写完，另一本书又塞了过来，我正预备签最后一个名字，只觉得身子一轻，脚已离地，老天！那位“女巨人”把我像拎小鸡般拎了起来，不由分说地一路拉出机场大厅。在我意识还没恢复之前，我就被塞进一辆小汽车，再一看，鑫涛、承赍、初霞都在车上等我。车门“砰”的关上，女巨人这才从车窗外伸出一只巨灵之掌给我，对我大声说：“我是杨洁！”我愕然地伸出手去，要和杨洁握手，谁知她等不及握手，这手就抽回去了。只听到这只手在车顶上“砰”的一敲，那洪钟般的嗓子大吼了一句：

“开车！”车子尚未开动，一张年轻的、美丽的女孩的脸又急急凑向窗口，我看到一对亮丽的大眼睛，一双乌黑的发辫垂在胸前，未施脂粉的脸庞清秀动人，好一位北国姑娘！我心中赞美。同时，我的心中为海峡这端的同胞而颤动了。那小女死命攀着车窗，对我请求地说：

“我能访问你吗？我是××报记者！”

我来不及答话，杨洁一连串地敲车顶：

“开车！开车！开车！”

那少女眼看访问不成，眼中流露着失望。我心中一阵激荡——为这些热情的欢迎而激荡，也是初到北京的激荡——

我拉住那少女的手，在她耳边说了一句真心的悄悄话：

“我到北京的第一个印象，北方的女孩也美丽，例如你！”

我松手，车子绝尘而去。

我回头向车窗外望，那少女脸红红的，伫立在北京特有的风沙中。我心中好生歉然，对那机场所有没有跟我接触到的人，都感到歉然。车子走了好长一段，我回头，那小女还伫立在街头，对我遥遥挥手——十天以后，我终于在北京饭里，接受了她的访问，她的名字叫应红。

四、北京的“小梧桐”

抵北京的第一天，忙于看北京的街道，忙于看北京的建筑，忙于用全心去体会这又陌生又熟悉的城市，心里始终乱乱的。车子离开了机场，就开始觉得热气逼人。谁说北京的四月是春寒料峭？阳光晒在身上简直是灼热的，我脱掉了珍珠呢的短大衣，里面有毛线衣，热得直冒汗，问身边的人，大家异口同声说：“前几天还下雪呢！今年的天气最反常，从没有四月热成这样！”我就在这个反常的四月，来到北京的热浪下。第二天，我们去颐和园，大家都喊热。颐和园的湖光山色、楼台亭阁以及那匪夷所思的‘长廊’”……简直让人目不暇给。

鑫涛拿着照相机，忙着拍屋檐，拍墙角，拍回廊，拍玉兰花，拍花窗

及格子门……他一向热爱中国的古建筑，颐和园的画栋梁，已经把中国古建筑的美，发挥到极致，他就狂热地拍个没停了。

我的“北京”印象，从“颐和园”打开序幕，却从“小梧桐”开始了第一章。“小梧桐”是有典故的。

我自从抵北京，就认识了许多初霞的朋友，这些朋友待我的热情，简直让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我觉得，我这一生，也交游广阔，但，从没有朋友，会照顾我到无微不至，而且事无巨细，体贴入微。刘平和沈宝安是夫妻，也是老北京了。刘平敦厚，也照顾我。知道我爱吃梨，她每天买新鲜的梨送到我房间来。北京起风，她送纱巾来教我挡风的办法，北京烈日当空，她送洋伞来……

除了刘平和沈宝安，我们还认识了韩美林与朱娅这对夫妇。韩美林是画家，也是陶艺家。鑫涛一见到他的作品后，就对他大为倾倒。我们总以为他年龄很大，见面后才知道他只有四十多岁，他不爱说话，却用无数行动，来表现他的热情。鑫涛初次参观他的工作室，对他所烧的一件蓝钧窑——是个十分巨大的碗——爱不忍释，那件作品是韩美林远去河南禹县烧出来的，里面的“鱼子点”是经过窑变，才能产生的特殊效果，所以是可遇而不求的。韩美林见鑫涛如此爱它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拎了它就送进了我们的旅馆里。（我们把它一路带来台湾，如今正供在鑫涛的书桌上）韩美林长于画马，他画的马，绝不雷同，让我叹为观止。

最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文革时期，被红卫兵用酷刑修理过，把他两只手的筋脉一起挑断，要他终身不能作画，又把他的双腿的腿筋，也一起挑断。所以，至今，他不能爬山上坡，他握笔画画时，画笔常会掉下去。尽管如此，他的作品仍然很多，他自己说：

“现在是我创作的颠峰期，我不能浪费这段时间，只有拼命去创作！”因而，他一年有好几个月在宜兴，埋首在窑炉边烧茶壶。而朱娅，他那可爱的、年轻的、温柔的妻子，就留在北京等他。对于韩美林，朱娅有次很坦白地对我说：

“他比我大了很多岁，我嫁他的时候，家里都反对。但是，他一生吃了那么多苦，又那么有才华，我对他，是怜惜加是崇拜，不管怎样，我都要跟着他的！”

平淡的叙述后面，有多少故事？一个翻江倒海的时代（文革时期的摧毁力，简直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。在大陆，大家用“十年浩劫”四个字来称这十年，“浩劫”二字，才能形容那种灾难。我在大陆四十天，所交的朋友，几乎都是“劫后余生”的。）在这时代中，发生的故事一走动人心魄，怪不得大陆作家的作品，绝大部分用文革为背景。

除了韩美林与朱娅，我们又认识了李世济与唐在□夫妇,。他们这一对的故事，更加曲折离奇，惊心动魄，感人肺腑，而且是匪夷所思的。李世济，在台湾，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，在北京就不同了。大街小巷，上自达官贵人，下至贩夫走卒，人人都知道李世济。她是程砚秋的嫡传弟子，是京剧界的红人。她的先生唐在□，也是程砚秋的学生，他放弃了国外的学位，跑来帮程砚秋拉胡琴。第一次李世济出现在他面前时，只有十六岁，对唐在□一躬到地，恭恭敬敬地喊了声：“唐老师！”这一喊，已经缘订三生，唐在□就这样陷进去，水深火热，保护了李世济这一辈子，每次，李世济登台，必然是唐在□为之操琴，两人间的默契，已到达天衣无缝的地步，听过他们

真的，这是一个无法“想象”的地方，也是个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地方！其壮丽、雄伟、辽阔、奇异……简直让文字变得无能！我想，连画家和摄影家也无法捕捉它。因为任何画家和摄影家都只能取局部的形象，而石林的壮观，绝非一两个钟头或画面所能表达。要体会它的壮丽，只有身历其境，等你身历其境，会不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，脚下走过的，身边耸立着的……那各种奇峰怪石，连绵不断。这才憬然醒悟“鬼斧神工”四个字，其来有自！真不知是几千千几万万年前，天降神兵，会搬来这么几千千几万万块巨石，让它们堆砌耸立在这辽阔的路南彝族的平原上，变成一片苍苍茫茫、嵯嵯峨峨的巨石森林，让后世的几千千几万万民众不断地瞻仰，不断地惊叹！我们去石林！是经过小冯仔细安排的，早上九时出发，小冯和邬湘陪我们去。等上了面包车，我们才知道，小张和老鲁已经另外开一辆车，比我们早出发两小时，去预先安排我们的食宿及一切。因为我们还要玩阿庐古洞和乃古石林，所以要在石林住两夜。上了车，大家一路嘻嘻哈哈。邬湘、杨洁、李蕙都是当年篮球国手，这次因为我，大家又重聚一“车’，当然有聊不完的话题。小冯忙着向我们介绍云南种种；大理的风花雪月不提了，丽江的雪峰冰山终年不化，雪地上开满雪莲。西双版纳的傣族，风情万种。“西南古道”的边陲文化，澜沧江的飞瀑怒潮，保山古城的沧桑，以及彝族、白族、傣族、苗族……的各种习俗，还有衣服上绣着“披星戴月”图案的丽江小女……说得我怦然心动，只怕路程太长，我会被这位冯树森先生，给“说”得留在云南，去当“徐霞客”第二了。（徐霞客是明代的旅行家，他芒鞋黎杖，历尽千辛万苦，走遍了云南边陲地区。所发，现在的云南边区，名胜处常有徐霞客的塑像。）石林离昆明一百二十六公里，车行约四小时。到了石林，住进新建的旅社，我们住的小楼名叫“雅客”。窗外耸立着几块巨石，我已经惊喜地叫着：

“石林！”小冯探头一看，叹口气说：

“这是‘石头’，不是‘石林’！你如果把这几块小石头说成石林，会把石林气死！”

哈哈！原来石林还会“气死”，小冯此人，舌粲莲花，说不定会把“石林”说得“活过来”。

午餐之后，邬湘提议，大家去睡个午觉，避开太阳最烈的时候，也避开游人较多的时候，因为游石林需要“体力”，小睡片刻，养精蓄锐，再去玩石林。这提议和我的“夜访长城”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我立刻附议。所以，我们出发去玩石林时，是午后四时，大部分的游人已经散了，石林静悄悄地耸立在黄昏的阳光下，山风静悄悄地在石缝中穿梭，我们一行人，终于走进了这古老苍茫的巨石之林。

小冯、邬湘、小张、老鲁都不知道来过石林几百次了，但是，他们仍然请了一位撒尼族的少女来给我们导游。原来，石林地区，是属于撒尼族（彝族中的一支）的。这位撒尼族少女长得明眸皓齿，非常漂亮。穿着撒尼族的服装，白衣服、白裙子，腰上系着颜色鲜丽的红腰带，和绣花的三角巾，头上是顶红白相间的帽子，帽子上缀着珠饰，一绺银色的流苏，从帽子上一直垂到胸前，煞是好看。

我们就跟着这位撒尼族姑娘，走进光怪陆离，如同人间幻境的石林。巨石嵯峨，高大壮丽，我们时而在巨石脚下弯来绕去，时而沿着石阶，攀爬到巨石顶端。这样走了一会儿，走到一块高高的巨岩上，这儿有座“望峰亭”，

我们站在亭内，向四面一望，被那一望无际、重重叠叠的峰海给震慑住了。鑫涛连声说：“哇！怎么会如此壮观？简直不可思议！太不可思议了！这片石林，到底有多大？”

信吗？石林占地有四十多万亩，如今开发出来，供人参观的，有一千两百多亩。撒尼姑娘告诉我们，如果夜里走进去，常常迷失在林内，走一夜都走不出来。初霞好不容易爬上了“望峰亭”，登高一望，满嘴哇呀不已，告诉我说，她的腿都软了。再看到这栉比鳞次的峰峰相连，她心惊胆战地问：

“这些石头，我们要一个一个去爬吗？”

“不必都去！”小张说，她是石林的权威，每年都要来好多好多次，每块石头她都了如指掌。“但是，像莲花峰、小象峰、一线天、剑峰池……这些著名的地方，是一定要去看的！否则，就等于白来石林一趟！”

“不白来！绝对不白来，我这样一看，已经领会了石林的伟大！”初霞慌忙说：“我看，什么莲花峰、小象峰我也不必去了，杨洁心脏不好，也不必去了，我们就坐在这亭子里等你们吧！”可怜的初霞，她为了陪我，这一路真是舍命陪君子。此时，她虽有怯意，小冯却不许她退缩，怂恿着她说：

“去！一定要去！我们不走原路回来，你们坐在亭子里，也等不到我们！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！”

我看着那些千奇百怪的嵯峨巨石，兴奋得不得了。这样巨大的石峰，结合成这样一片巨大的丛林，这种“奇景”，真是我“连想象都无法想象”的！我一听小张的介绍，就更兴奋了，拉着小张的手，我急急地说：

“我不管他们去不去，我一定要去看看！什么莲花峰、小象峰……我全要去看一看！我们走吧！免得天黑了看不到了！”

小张看我兴致如此高昂，拉着我的手就往前走。小张以前是篮球国手，当地篮球教练，她常带学生来爬石林，算是对学生体能的一种训练。此时，她带我游石林，真是使出了她的浑身解数。原来，石林有许多地方，连落脚之地都没有，要从巨石上手脚并用，像猴子一样爬上去。小张手脚伶俐，上下巨石，如同平路。而我却气喘吁吁，“爬”得好辛苦，有时，真恨不得变成蜈蚣，有一百只脚来帮忙，免得摔到石头下面去。那些巨石，都拔地而起，高耸入去，摔下去准是粉身碎骨。小张为了照顾我，拉的，扶的，推的，抱的，拖的……全用齐了。在到“莲花峰”的“路”上，因为许多地方，都是窄窄的一道石桥，两边临空，下面是深谷。初霞走得脸色发青，最后，她看到还要再攀高，攀高后又要越过一块悬空的石桥，才能到莲花峰上，她就忽然间恐惧症大发，用背抵住一块石壁，双手紧紧地扶住石壁的边缘，她像只大壁虎般贴在那石壁上，拼命摇着头喊：“我不去了！打死我我也不走这样的石头！我要下去，我的头都晕了！”她这样一叫，大队人马都停了下来。因为有杨洁在乐山险些晕倒，又有扬扬在峨眉摔伤的纪录，大家都说不要勉强。小张却不顾大队人马的停滞，拉着我的手继续前进，只一会儿，我们两个就和后面的队伍脱了节。我见石峰越爬越高，身子两边，又没有绳索栏杆可保证，不免走得胆战心惊。小张不住口地鼓励着我，安慰着我：

“一点都不要怕，有我在！等会儿，你坐在莲花峰上留张照片，会把大家羡慕死！”

留张照片？拍照的人全没来呢！我一回头，却见到一张熟悉的年轻面孔，拿着照相机对我猛拍！发现我在看他，他对我笑笑。我怔了怔，脱口而呼：

“他不是我们的司机吗？”

“是呀！”小张说：“司机小王，平常就爱拍照，这次听说是来给你们开车，他就带了照相机来了！”

这位司机小王，后来也成为我们这“疯疯癫癫旅游团”的要员之一，当我们这一行人到大理时，他和鑫涛，因酷爱摄影，竟成知音，沿途随时可以紧急煞车，只为了看中了一个摄影目标，两人就冲下车去大大拍摄一番。此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当时，为了要过一条仅容一人上下的陡坡和石桥，我已经自顾不暇，没时间去和小王寒暄。小张停在路口，正和另一批游客打交道，原来莲花峰状如一凤莲花，亭亭玉立地耸立在众峰之中，特别高，特别秀拔。

可是，通往莲花峰的“路”是绝对的单行道，除非那些游客折回来，我们就没办但我们本来就要直放成都，法走过去。这时，那几位游客正占据着莲花，坐在花瓣上，左一张照片，右一张照片地拍个没完。小张急于请他们让路，他们却兴致正高，不肯回来。我拍拍小张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已经看到莲花峰就好了，不要去扫别人的兴，你不是说还有小象峰吗！”

“是呀！小象峰！”我这一说，小张眼睛一亮，精神全来了。“你爬到小象峰顶上去，和小象合影一张，一定好玩极了。上次我把邬湘也弄上去了，邬湘手脚并用，拍照的时候不肯站起来，拍出来，活像另一只小象，因为有四只脚，把我们大家都笑死了！来，我们不从原路回去，我们走洗衣板！”

我当时脑筋里并没转过来，邬湘是运动员，如果需要“手脚并用”，又“不肯”站起来，那地形的险恶，可想而知，怎是我所能攀爬的？我那时根本来不及想，因为小张拉着我的手，就走上了一块名叫“洗衣板”的巨石。

原来，那洗衣板是一片呈四十五度倾斜的大石面，石面上，像洗衣板一样，有一条一条的横棱，踩上去滑不留足，陡峻得惊心动魄。这时，我什么都顾不得了，只是一个劲儿埋着头往上爬，在小张又拖又拉之下，好不容易走完了那“洗衣板”。我们又翻翻爬爬，越过好几个峰头，然后，小张指着前面峰顶喊：“看！小象峰！”

我看过去，乖乖，不得了！那小象挺立在蓝天白云下，笔直地站在那儿，高不可攀。我四面看看，无路无桥、无落脚之地，怎可能上去？我又没有翅膀。我正犹豫中，小张根本不给我思索的时间，伸手把我用力一拉，就拉上了一块大石头，她用自己的脚给我做“踏板”，不住口地说：

“要上去！你一定要上去！因为，即使是云南当地人，能爬上小象峰的也没有几个！你难得来石林，一定要留个纪念！来，不会像你想象那么难，不要怕！有我！”

小张，张深修，张教练，张国手……我这条命交给你了！我心里嘀嘀咕咕，手脚完全不敢休息，眼睛不敢往下看，生平第一次，知道什么叫“爬上去”。我爬着，小张又推又拉又拖又抱又扶又抓，最后再用力一托，我终于攀住象尾巴，危危险险地站起来了。这一站起来，听到峰底下欢声雷动，我小心翼翼地看过去，原来我们的大队人马，都在峰下，战战兢兢地，仰视我和小张的“表演”。我迎风而立，万峰千峰，皆在脚下，不禁生出一份油然自得的征服感。

怎样下的小象峰，我已经弄不太清楚，总之，小张出的力比我多就对了。“好不容易”到了峰下，鑫涛、初霞、杨澍、李蕙、小冯、邬湘、扬扬、老鲁、承赍……给了我一阵热烈的鼓掌。大家把我团团围住，你一言，我一

语，讲个没停。

“我来石林这么多次，从来不敢走洗衣板，也从来不敢上小象峰！”小冯说。“琼瑶！”初霞嚷得比谁都大声：“我这次是真的服了你！服得五体投地！”“不简单，她小小的个子，体力、胆量都不小！”李蕙接着说。“玩起来比谁都疯！”

“比咱们这些篮球国手都有办法，啊？”杨洁嚷着。

“说真的，”小张一本正经地对大家说：“她很有一些运动细胞！”一句话说得我大笑了起来。我这人，从小缺少的就是运动细胞。小时候，学跳高会抓住竿子一起跳，学游泳喝了一肚子水，学低栏把一路栏杆全踢翻，学躲避球第一个被打到，学篮球老往人少的地方跑……这一生，连跳绳和踢毽子都没学会过。没料到，今日到了云南，居然被称认为“很有运动细胞”！因为我“很有运动细胞”，在接下来的石林之游里，小张又带着我上坡下山入深谷。最难的一件事是，她看到石峰上荡下来的一段千年石藤，她居然像猴子般爬上去荡秋千，荡完了，她要求我也来一个！我想，我这位张深修教练，已经完全忘了我只能拿笔杆，其他诸事低能！而我呢，也被这位张教练给催眠了，居然胆大妄为地上了古藤。古藤因我的重量而悬空摇荡起来，吓得我几乎尖叫出声。小张及时稳住古藤，把我的手脚又拉又塞的塞进藤缝里，让我在藤上坐稳。鑫涛和小王忙不迭地给我拍照，我面露笑容，手心冒汗。不过，心中却满得意的，毕竟，同行的人里，只有我上了小象峰，只有我上了千年古藤！石林，实在是个太好玩的地方。在一些石峰与石峰之间，也偶然有大块的平原，像“阿诗玛”前面的空地一样。“阿诗玛”是石林中著名的天然石像。那石像伫立在草原上，背着背篮，遥望前方，连鼻梁、眼窝都非常清晰。阿诗玛是撒尼族中传说的人物。据说，阿诗玛原是个美丽的小女，因为被坏人掳去作妻子，阿诗玛抵死不从，她的哥哥阿黑跑来救她，带着她逃走，走到“十二岩子脚”，遇到大洪水，阿诗玛被卷入漩涡，失去踪迹。水退后，阿诗玛化为石像，化为回声，伫立在石林里。像阿诗玛这种传说，石林中到处都是。只是，阿诗玛是其中最著名的。阿诗玛的空地上，有骆驼，有撒尼族人设的照相摊，可以穿着撒尼族的服装，骑上骆驼，留影纪念。一时间，承赍、初霞、鑫涛和我都大发童心，换上衣服，骑上骆驼，纷纷留影一番。石林中最美的一段，是“剑峰池”。一把一把如剑般直立的石笋，从一片湖水中拔地而起，直入天际。水色碧绿，水中，石影宛然，抬头往上看，直像一把把石剑，参差不齐地耸立着。这种美景。真让人叹为观止！

那天，由于时间已晚，我们并没有把石林走完，第二天一早，我们要去阿庐古洞，大家约好，从阿庐古洞回来后，将再访石林。就依依不舍地回到旅馆。

吃完晚餐，我们又欣赏了撒尼族的民族歌舞。原来，撒尼族的青年男女，会用树叶吹出曲调，用以传达心声。当他们用那薄薄一片树叶，你吹一句、我吹一句的边吹边舞时，真是美妙极了，也浪漫极了。

二十八、阿庐古洞与石莲花

去阿庐古洞那天，正好是五月九日。

五月九日不是节庆，只是一年中一个平凡的日子。但是这个平凡的日子，正好是我和鑫涛结婚九周年的纪念日。

我和鑫涛在认识之后，经过了十五年，才结为夫妇。这十五年，对我来说，是一段漫长的、苦涩的日子，其中的惊涛骇浪、痛楚委屈，真不能与外人道，也不能让任何人了解。十五年中，我们两人之间，有无数次的“大地震”，差点震得天翻地覆、山崩地裂。最后，我们居然能在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结婚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很意外。这才相信，天缘注定，躲也躲不掉，逃也逃不掉。命中要和此人，纠纠缠缠过一生。

提一提这段生命历程，只因为自从婚后，每年的五月九日，鑫涛总是刻意安排，以表示他对这个日子的珍惜。这次，来到大陆，他已无招可施，一清早，我就说：

“结婚纪念日，到一个古洞里去度过，也算别出心裁了！希望这个叽哩咕噜洞，不要让我们失望才好！”

上了面包车，邬湘、小冯、李蕙、杨洁……大家都笑容满面。小张和老鲁又另外开车，提前去古洞布置一切。我们这一路所享有的“特权”简直是写不胜写。从石林到阿庐古洞只有八十公里，但山路崎岖，路面坎坷不平，小王开车开得十分小心，这一程竟开了三小时才到达。路上，小王一面开车，一面兴高采烈地对我说：“我本来已经不再开车了，要准备出国了，可是，临时冯主任来找我，要我接这次任务。我一听是琼瑶老师来了，根本就不相信。后来知道是真的了，我马上跑去找一位朋友，借照相机！那位朋友不肯借给我，我跟他又吵又闹又哀求，我说你无论如何要借给我，因为这个机会错过了，再也难得！我那位朋友知道是接待你时，才把照相机借给了我！”

小王，本名王建福，就这样，在我的云南行中，一路为我开车，一路也帮我拍照。他拍的照片，确实很不错。取景运镜，都有独到之处。到了洞口，我们一下车，就看到小张夫妇，已等候多时，述有当地的县长、主任、接待人员好多人，都在洞口迎接，大家免不了一番介绍。我发现惊动了当地首长，不免心有不安，而大伙儿却簇拥着我和鑫涛，走到洞前的一块空地上。我定睛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。原来，洞口放了个小木几，木几上有一盆盛开的九重葛，盆里插着一面锦旗，锦旗上写着：

“结婚纪念日快乐云南的朋友们敬赠”

哇！这一下，我太感动了。当下，又有人向我献了一束花，花中有一张卡片，抽出来一看，竟是初霞、承赍、李蕙、杨洁……以至于小王全体签名向我们祝贺结婚纪念日的贺卡！

我眼眶湿湿地问鑫涛：

“是不是你泄露的？”又攥着初霞问：

“是不是你策划的？”

还是邬湘灵慧，她拥着我说：

“不管有没有人泄露，不管有没有人策划，一定有人来做这一切！我们大家做这个，是因为大家都真心地喜欢你们！欢迎你们！”哇！像初霞说的，此时此刻，要不感动也难！这是多么充满温情的“惊喜”！它使我以往的结婚纪念日，都变得黯然失色了。阿庐古洞，在洞口就给了我一个太大的意外，在洞内，却有更多的“惊奇”在等着我们。

原来，阿庐，是彝族一个部落的名称，相传，这个很大的古洞曾是阿

庐族聚居之地，所以称为阿庐古洞。由于交通不便，也由于此洞太深太大，缺乏照明设备和道路铺陈，一直到最近，才初步完成了洞内的灯光和安全措施，但是，并没有对外正式开放。虽然没正式开放，闻名而来的游客，已经络绎不绝。我们去的那天，虽然是星期一，游人仍然不少。县长和当地导游，把大部分游客疏散以后，才带着我们进洞。

一走进洞，我就惊讶莫名，像来到了一个充满幻想的古剧场，一个圆形的大厅，墙上悬挂着各种形象的钟乳石，有的像虎，有的像豹，有的像狮子大象，各展雄姿，真是龙腾虎跃。我们辗转深入，才发现这种“大厅”，有十几个，每个大厅的特色都不一样。这个洞到底有多深，据说至今没有探测出来！但是，已开发的部分就有三层，确实是洞中有洞，洞底有洞。洞里，各种奇形怪状的钟乳石，有的一柱擎天，有的森然而立，有的倒挂金钟，有的群花怒放……真看得人眼花缭乱。而洞中有水，水中铺了圆石，可以走进去，看墙上巨大的天然壁画，真是壮丽极了。这个古洞中的最大“惊奇”，是深入地底之后，忽然有一片大湖，湖水反映着洞顶的钟乳石，如真如幻。湖边有码头，可以上船。此时，已有三条船在等着我们，我们上了船，往洞中更深处划去。忽然间，传来了在胡琴的声音，原来小冯和上张，已经预先安排好了琴师。洞内听琴声，特别的嘹亮，加上回声效果，真是绕梁三日，余音袅袅。胡琴奏出了一个我熟悉的调子，接着，我们的导游（后来才知道，她学过声乐）就引吭高歌，唱起“聚散两依依”来了！

等“聚散两依依”演唱完了，胡琴改奏京戏，这一下杨洁最乐，她唱了一段。然后承赍又唱了一段。接着，小冯也唱了一段，小冯这一唱，连邬湘都傻了眼，她惊讶地说：

“原来他还会这个！和他结婚二十几年，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唱京戏！”小冯听了，哈哈大笑说：

“总要藏一点东西，不能什么都让你看透了！我这个京戏，还是高中时候学的，今天一高兴，就忍不住唱起来啦！虽然有些荒腔走板，但，为了祝贺有人过结婚纪念日，也就豁出去了！”大家疯狂鼓掌，掌声在洞内绵绵不断地回声，太过瘾了。

这洞中泛舟，舟上唱戏，真是别开生面。我们从北京一路游览到云南，这石林和阿庐古洞，给我的印象最深刻，因为，长江之美，三峡之奇，青城之幽、峨眉之秀……以至于长城之伟，都是意料之中，而这石林和古洞，全在意料之外。

泛完了舟，大家弃舟上陆。我以为，这个洞的精华都玩完了。谁知道，里面还有一个古洞，大家走进去一看，哇，不得了，原来全洞的精华点在这儿！我只觉得眼前豁然开朗，整面好大好大的石墙，全是钟乳石，像一幅巨大的天然浮雕，雕着各种虫鱼鸟兽，天地万物，简直让人看得目瞪口呆！

这阿庐古洞，带给我们太大的震撼。洞内的泛舟唱戏，聚散依依，又带给我们太大的感动。我从没想到过，我会千里迢迢从台北到云南的边陲地区，在这样一个“美不胜收，深不可测”的古洞内，度过我的结婚纪念日，从洞中走出来后，心中还激荡着感动的情绪，久久不能平息。小冯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我要你放弃桂林，不是没道理吧？”

“我不知道桂林的山洞到底是怎样的？”我说，“不过，我肯定，阿庐古洞是这世上绝无仅有的！”

“为它题一句话吧！”县长要求，导游和接待人员纷纷附议，又要去拿宣

纸毛笔。一阵搅和，不知怎的，宣纸也来了，毛笔也来了，砚台也来了……我又差点要晕倒了，早知道大陆流行题字，真该把字练好再来。怎么动不动就拿宣纸和毛笔？最后，我和小冯商量：

“我想调整，你题字，你的字漂亮，帮我遮丑。如何？”

小冯迟疑片刻，说：“这样大概也可以，我就算是你的秘书吧！只是，以后可别告我伪造笔迹！”“不告？不告！”大家异口同声说。

于是，小冯提笔。我们两个协商之后，认为要形容这个古洞，最适合的一个字是“奇”，于是，写下了：

“奇峰奇石奇景奇洞”

八个大字。小冯的字，确实如行云流水。签上我的名，我真认为有点汗颜。发誓回台湾后，好好练字！

洞游完了，字也题了，大家才感觉到饥肠辘辘。县长早已准备好了盛宴，已等候多时。

大家也不客大，坐下来就据案大嚼，云南出产各种菌类，松茸银耳，举世闻名，尤其是松茸，珍贵无比。但是，自从我们来云南后，几乎餐餐都有松茸。吃完午餐，大家告别了“阿庐古洞”。出发回石林，到了石林，已经午后六点，稍作休息，就去餐厅吃晚餐。

又是一个惊喜！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晚餐时，端上来的第一个冷盘，竟是用各种食物和水果，拼出来的一盘“永结同心”图。绿色的蔬菜上，有彩色的四个字“结婚纪念”。然后，一串鲜红的小樱桃，连结着两颗“心”，我和鑫，都当场呆住了，小冯得意洋洋地说：“这是我亲自下厨去做的，做完了，又经过我们大王初审，二王复审，四王检定合格，这才敢拿出来献丑！”

原来，我们一路上，已经把云南接待我们的这两对夫妇，策封为四王。大王是邬湘，二王是小张，三王是小冯，四王是老鲁。连带队的杨洁，都自认没有“云南四王”的本领，甘拜下风。这时，我们看到云南四王的种种部署，我真是感动极了，还来不及说什么，我新收的干儿子扬扬又献上一束鲜花，对我说：“干妈！希望你永远快乐！”

能不快乐吗？在这么多好友的爱和包围下，一时间，我情绪激动，久久不能言语。鑫涛本不善于言辞，更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最后，在小王安排下，全体“疯疯癫癫旅游团”合影留念。那餐晚餐，在大家的嘻嘻哈哈中开始，又在嘻嘻哈哈中结束。因为有“结婚纪念”这种日子，又因为大家一路的结伴谈心，到这个时候，都已不分你我，皆成莫逆。吃完了饭，我看看天色，问小张：“还有多久会天黑？”“云南白天特别长，要到晚上九占多天才会黑！”

我看看表，不到八点钟，我跳起来说：

“有没有人要陪我‘夜访石林’？”

“哇？”杨洁大叫：“我真服了你！在北京时闹着要‘夜访长城’，现在要‘夜访石林’，你怎么对‘夜访’这么有兴趣？”

“我就是喜欢‘夜访’呀！”我说：“想想看，石林巨石林，在月光下必然另有一番气象！何况，我们昨天还没把石林游完，还有什么一线天、地下石林……都没去！”

“你要去夜方石林，我们云南四王全体奉陪！”邬湘说，一面就招兵买马起来：“要去的和我们一起去，不要去的回房间聊天！”

当下，承赉、小王都说去。初霞不去，拉着杨洁、李惠扬扬留下作陪。

于是，我们一行八人，再探石林。

这时的石林，已经没有游人了。我们在小张的领导下，进入静悄悄的，巍然耸立的，暗影憧憧的石林，天还没有全黑，暮色中，石林别有一番神秘的风味。我们走上走下，迂回深入，去看了令人惊心的一线天，又去看了许多昨天没去的地方。我越走精神越好，兴致勃勃。虽然许多石路，都险象环生，我在小张扶持下，也都安然渡过。这样走了一段，小张偶然抬头，忽然驻足停住，仰头细看，用手指着峭壁，失声大叫起来：“看，石莲花！”我们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，赫然发现两朵白色的、含苞待放的花朵，亭亭玉立地并立在峭壁之上。那花朵的轻柔，峭壁的刚硬，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。不知怎的，那花朵这样茁生于石壁之上，竟令人产生出一种感动的情绪。邬湘忍不住，就欢呼着说：“我来石林这么多次了。

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石莲！”

“我也是第一次呀！”小冯跟着叫。

“连我都是第一次看到呀！”小张也叫，“以前，我只听说过，石林的峭壁上会开一种像莲花一样的花，因为开在石头上，所以叫作石莲！可是我却从来也没见到过！据说，石莲是祥瑞之兆，看到石莲的人，会得到幸运！”

“对！”小冯也说：“看到石莲的人，会得到幸运！”

一时间，云南四王，和承赍、小王都向我道谢：

“如果没有你闹着要‘夜访石林’我们怎么看得到这种稀世名花？以后，我们的幸运，都是你带来的！”

“啊呀！”小冯仰着头，看看石莲，又低头看看我和鑫涛，一拍大腿说：“这真是太巧了！太巧了！今天是你们两个的结婚纪念日，你们偏要‘夜访石林’，这石莲花是早不开，晚不开，偏偏这个时间开！开花也不奇怪，奇怪的是不是一朵，不是三朵，又偏偏是两朵！”小冯这人，真是“舌粲莲花”，我早就说，他会把石林说得活过来，岂不是！真有两朵莲花活过来。他拍着我们的肩，继续说：“这两朵难得一见的石莲花，是苍天给你们两个最大的祝福吧！”

他说得实在太好了，我和鑫涛，不禁肃然。仰头凝视着两朵石莲，我们也被这大自然的神奇，深深地震慑着，也深深地感动着。别提那天晚上回到旅馆，大家怎样绘声绘色地向初霞、杨洁、李蕙等，述说“石莲花”的故事了。如果不是夜色已深，石林已经伸手不见五指，初霞等一定会跟着去一探究竟。最后，“石莲”被大家（尤其是云南四王和小王）说得如此伟大和奇妙，又是祥瑞之兆，又是稀世奇花，看到的人还有“幸运”。初霞、杨洁、李惠、扬扬都决定，“石莲”不看，尚且罢了，错失“幸运”，未免可惜！所以，明天行程的第一站，本来是乃古石林，如今，大家决议，先去“晨访石莲花”！

二十九、人回北京去，客自故乡来

第二天一早，大家就去“晨访石莲花”。

两枝石莲，经过一夜雨露的滋润，在早晨的阳光中，显得精神饱满，风姿绰约。昨晚，因为时间太暗和光线不足的关系，小王和鑫涛这两个爱摄影的人，都不无法拍摄石莲的倩影。今晨重访石莲，这两人正中下怀，拿着摄影机，左拍一张，右拍一张。小王为了想取得一张近景。还爬到石壁上去拍，口口声声说，这张摄影会让许多人大开眼界。因为，这石莲花实在难能可贵，即使是撒尼族人，生在此地，长在此地，也没有几个见到过石莲花。

杨洁、初霞，李惠本以为我们在编故事骗她们，现在真正看到了石莲，不禁个个称奇，人人惊叹。那两朵石莲，在我们的瞻仰和赞美下，似乎越来越有精神了。小王说：他恨不得留宁在这儿，拍下一系列的“石莲绽放”过程。可是不行，他还要帮我们开车呢！

终于，我们必须告别石莲花了，太阳都升到头顶上来了。大家对石莲作最后的礼赞，才依依不舍地走出了石林。上了车子。大家的话题还围着石莲花转。我们的石林之行，也因为这两朵石莲花，而更加丰富，更加生色了。

然后，我们动身去乃古石林。

乃古石林是一般游客不太游玩的地方，因为它距离石林还有一段路程，游过石林再游乃古石林就太累了。我们因“晨访石莲花”的关系，已经占去太多的时间，大家一致决定，不要深入乃古石林，浅尝即可。

车子停下，大家下车，只见一片黑色巨岩，绵亘不断地耸立着，一丛一丛的，忽聚忽散，大约有几百几千丛。大家看得心惊不已。邬湘解释看说：

“路南石林是在石头脚下玩，偶然爬到峰顶上去。这乃古石林正相反，是一直在峰顶上绕，偶然才降到峰底下去玩。”

初霞一听，宣称她只要“遥望”这乃古石林即可，杨洁、扬扬陪她。鑫涛急于猎影，这乃古石林和路南石林不同，岩石呈黑色，不像路南石林呈灰白色。对鑫涛来说，每块石头，无论近景、远景、特写……都是摄影的好题材。小王见鑫涛如此有劲，也跟着鑫涛到处拍个不停。

小张自从带我上了小象峰，就认定我是我们这群人中唯一可训练之人，所以，拉着我的手就说：

“我们不往里面走，。但是这第一个峰顶，一定要走上去，走上去之后，才看得到全部的乃古石林。”

我、小张、承赍、邬湘、李惠、小冯都开始往上爬。乖乖，这第一个峰顶大约有几十层楼那么高。我们从石缝中向上攀爬，当然又是“手脚并用”。一路翻石越岭，层层叠叠，终于，我们攀上了峰顶。峰顶上，山风凛冽，我一上去就连打了好几个喷嚏。只觉得一股寒风砭骨而来，头发衣袂，都随风飞舞。我昨天晚上，已经有点感冒，李惠、邬湘、初霞纷纷给我灵丹妙药，我照单全收，吃了一肚子药，今晨已经觉得好些了。现在，被这峰顶上的寒风一吹，才顿感头晕脚软。但是，眼前的景致太壮观了，我却舍不得下山。

乃古石林，分散错落地遍布在一片大草原上，像几千盘西洋棋的棋子，东一堆，西一堆。每一堆都高高低低，错落有致。从峰顶看初霞、鑫涛等，像草原上散落的小蚂蚁。我们从峰顶对他们挥手，他们也对我们挥手。我迎风伫立，四面环视，觉得自己是站在“天边”，因为白云蓝天，就在我身边围绕。当下，和邬湘，小张、李惠合影一张，作为登乃古石林的存证！因为山风太大，我“不欲”乘风归去，所以，停留未久，大家就结伴下山。下得山来，我就开始唏哩呼噜，鼻塞声重，头晕脑胀起来。鑫涛责备我太逞能，初霞、邬湘、李惠又给我递药递水，我一一服下。

这样，等我们回到昆明，我就开始生病了。

第二天，本来要去龙门玩的，因为我体力不支而取消。金龙饭店的罗经理非常殷勤，知道我生病了，一早就为我请了医生来。一量体温，发烧了。我这人一向不大生病，可是，只要一生病，就会连小感冒都变得来势汹汹。上次去埃及旅行，归程中，高烧到三十九度多，在飞机上，一路用冰枕枕到台北，最后还是送医院吊点滴才痊愈。所以，我很有自知之明，一发烧，我就乖乖地吃药打针。医生很和蔼，打了两针之外，留下一大堆药，声称晚上还要来诊视。

其实，我会病倒，完全因为自从抵北京，一个多月来，每天节目紧凑，我又很容易情绪激动，几乎夜夜失眠。过度劳累再加上睡眠不足，和这两天的石林之游，玩得太“疯”了。

又上峰顶，又入古洞，难免受了些凉。如今，所有的劳累全向我算起总帐来了！真不该生病的，还有好多地方没玩呢！我心里急得不得了。而邬湘和小冯比我更急，因为去一趟大理并不简单，他们已经一关一关帮我们打点好了，旅馆，吃饭都已作安排。如果我们要改期，必定会牵一发动全身。所以，邬湘、小张不停地来我房中探视，各种治感冒的偏方特效药都一一涌到。到了下午，我虽然依旧软弱，烧已退了，就下定决心，不论怎样不改行程，明日动身去大理！邬湘说：

“如果你明天还不舒服，我们就在车上给你准备一张床，你一路睡到大理去！”“哪有那么娇弱了？”我振作精神，嚷嚷着说，“只要一看到大理的风、花、雪、月，和什么三方一照壁，四合五天井，我相信我会百病俱除！”“还有大理古城呢！还有蝴蝶泉呢！还有洱海呢！还有崇圣寺的三塔呢……”邬湘一件件报出大理名胜，我已迫不及待地接口：“就这么办！明天动身去大理！”

一切决定了，我遵守大家的命令，在旅馆房间中养病。此时，杨洁和扬扬，却决定不去大理，要打道回北京了。我一听，急急地叫了出来：“你不是说，你们母子要一路陪我到底的吗？怎么中途撤退呢？”杨洁慌忙说：“你感冒，我有治感冒的好办法，我帮你按摩，以前我的球员感冒，我帮她们一按摩就好！”

说着，杨洁就用她那巨灵之掌，帮我按摩起来，一面按摩，一面才委婉地对我解释：云南地处高原，空气比较稀薄，她的心脏不太好，自来昆明，就有些不太适应。而扬扬那一跤，虽然没伤筋动骨，但是，从此对爬高下低，都心有余悸，所以母子俩都想回北京休养休养。这样一说，我好生不安，而且，立刻就充满了离愁别绪。杨洁见我满脸黯然，又嘻嘻哈哈地接口：“本来对你们四个太不放心呀！不知道你们这么任性，会不会迷路到蒙古去！所以赶来照顾你们呀！现在一看，这云南四王神通广大，把你们交给他们，百无一失！再说，这昆明已经是最后一站，我也不怕你们迷路到蒙古去了！”说着，她又大吼一声：“邬湘！”“有！”“你们大王、二王、三王、四王给我负责，要把他们护送上去香港的飞机啊！”“没问题！”邬湘应着。

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！我拉住扬扬的手，叮嘱又叮嘱，关于他头上的摔伤，我又帮他编了一套谎话去骗大齐。（大齐，请原谅！）然后，和他们母子珍重握别。李惠也想回成都，我一听，笑容全没了。李惠慌忙说：

“我不走！我不走！我陪你去大理！不要难过吧！”

不难过是不可能的！这一个多月来，杨洁、扬扬和我已不止是普通的

友谊了。扬扬是我的干儿子，杨洁却像我的守护神。此时一别，又不知道何时再聚？还是那句老话：“不知来岁牡丹时，再相逢何处？”

好不容易，心酸酸地话别了杨洁母子。我躺在沙发上休息，心里浮漾着离愁别绪，感冒似乎又加剧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初霞从她房间里打了个电话到我房间里来：

“我告诉你！”她喊着说：“欧阳来了！”“什么？”我吓了一跳，完全弄不清楚状况，“什么欧阳？你说欧阳常林吗？”“是！他接到我们的电报，就从湖南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，赶到昆明来了！”我的天！怎有这种事？我急忙问：

“他已经到昆明了吗？你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“因为他现在就在我的房间里呀！他听说你生病了，不敢去打扰你，所以就到我们房间里来了！”

啊呀！这湖南骡子，难道还没有放弃对我作“电视采访”吗？怎么可能为了采访一个人，跑上几千里路呢！这大陆的记者，我实在服了。其实，是对欧阳常林这个人服人。当下，我和鑫涛研究了一下，别人远迢迢从湖南连夜赶来，我无论如何要见的。鑫涛就去敲初霞的房门，把这位“湖南骡子”给请了过来。欧阳一见到我，就跺脚说：

“你怎么生病了呢？”“没关系，”我说，“只是一点小感冒！倒是你，为什么要来昆明呢？这么远的路，你来做什么呢？”

“你不去桂林，我就只好来昆明！”他满面诚恳，却十分执拗地说：“我说过还要采访人的！所以，一接到电报，我就去买飞机票，飞机票全订完了，我只好买火车票到贵阳，因为没位子，是一路站到贵阳的！到了贵阳，还是买不到飞机票，我又只有坐火车，一路站到昆明！”他咧着嘴笑了笑。“就看在这两天两夜的跋涉上，请你允许我，从现在到你们离开昆明回香港，让我一路采访你！”

我惊讶地瞪着他，怎么？大陆记者流行“一路采访”？那怎么行？我还要去大理呢！怎能带个记者同行呢！我急了，鑫涛也急了。鑫涛立刻对他说：

“我们明天就去大理！要在大理住三天呢！”

“我也去大理！”湖南骡子说。

“你听我说，欧阳。”我坦白地看着他。“到大理，是云南的朋支为我们安排的，我实在不方便带着你同行。这次在云南，我拒绝了云南记者的采访，朋友们把我照顾得很周到，始终没让记者来见我。现在，我却弄了个湖南记者来，不是让我难以向云南朋友交待吗？”

“我了解你的困难，我绝不会增加你的负担！”欧阳点点头，一本正经的说，“你明天去大理，是不是往洱海宾馆？”

“怎样呢？”我不解地看着他。

“我明晚在洱海宾馆等你！”他说，“你不要管我，我自己去！”“拜托你！”我叫了起来：“从昆明到大理，要整整一天的行程，有四百多里路呀！”

“小事情，”他说：“我还从长沙到了昆明呢！”

怎么会有这么固执的人呢？我看着他，决意打消他去大理的念头。“我跟你说，欧阳，”我平心静气地说，“你不要去大理了，既然来了昆明，你就去石林啦，西山啦，大观楼啦……各处走走，在昆明等我回来，我答应你，从大理回来以后，让你做一段电视采访！”“你答应？”他眼睛闪亮地说。“一

定吗？”“有条件的。”我说，“第一，你不要去大理！第二，要等我的病好了以后。你是我的同乡，你也不愿意我满面病容上电视吧？”他忙不迭地点点头说：

“当然，除非你精神很好，否则我也不会勉强你的！”

“那么，就这样说定了。请你不要去大理！”

欧阳笑得好无奈，沉吟地看着我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一时间，我心有不忍，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才好。对于他居然会第二度从湖南赶来见我，心里实在很感动。对于我不能带他去大理，也非常歉然。我知道，这个热爱他自己的故乡——也是我的故乡——的年轻人，实在无法理解，我怎会在我的大陆行中，跳掉了湖南这省。尽管我跟他解释过很多次，我想他依然不解。事实上，自从在沙市和欧阳分手后，我对自己不回故乡的心态已经又自我分析过许多次。这时，我终于极够很坦然地说出来了：

“欧阳，”我说：“你将来要见诸文字，写你所认识的我。你最不能谅解我的一件事，是我居然没有回湖南，或者，我很多的同乡都不能谅解这一点。”

“现在，我已经谅解了，”欧阳认真地说：“你的乡愁，在整个大陆上！”我点点头，深思了片刻。

“这确实是理由之一。但是，我不回湖南还有一个原因，是我‘不敢’回湖南！”“不敢？！”欧阳困惑地望着我。

“是的，坦白告诉你，我不敢！”我深深吸了口气。“湖南有太多我童年的记忆，我记得祖父怎么抱我在兰芝堂的花园里玩。记得我曾经念过的小学叫刚直小学。记得祖父在乡下的房子叫新屋。记得祖父过八十大寿，兰芝堂中唱了三天三夜戏，流水席终宵不断。我离开大陆已经三十九年，还是第一次回大陆，我希望在我的大陆行里，装满了欢乐愉快的事情，如果回湖南，我一定会伤心的！祖父的坟，不知道修造得如何？兰芝堂，经过了三十九年的沧桑，一定面目全非！如果我回湖南，面对的是死亡和残破，我会受不了！所以，这次回大陆以前，我和鑫涛相约，他不回他的故乡，我也不回我的故乡，免得让无限的伤感和哀思，来破坏了我们这趟太重要的旅程！”欧阳凝视着我，他总算有些了解了。然后，他问：

“你这次不回故乡，有没有遗憾呢？”

“当然有！”我真切地说：“无论如何，我该去祖父坟上，磕一个头的！但是，我想，我祖父在天之灵，一定能谅解我不回去的心态，他不会生气的。好在，以后可以再来了。明年，我才‘敢’回去。明年，我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，不管家园怎样，我都可以面对了。”

欧阳深思地看着我，沉默良久。一时间，房间静悄悄，我们都各有所思。我面对这个为我奔波了数千里的故乡来人，心中因感动而浮漾起一股难解的哀愁。还有很多话想告诉他，又不知从何说起。只深刻地体会到，欧阳这个人，已代表了我的故乡，对我构成了一种“呼唤”。而我的“乡愁”，尽管已经踩过长城，航过长江，走过四川，来到云南……却仍然是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！

三十、出发去大理

昆明到大理，一共约四百公里。这条公路，也就是抗战时期著名的“滇缅公路”。据说路况非常好，大约车行六、七小时就可以到。我因为上次从大足到成都，真被那条公路吓坏了，所以，这次问得清清楚楚，这才上车出发。

这趟大理行，云南四王中，有二王都无法随行，只有大王邬湘和四王老鲁陪我们去，还有大理的一位导游小钟，他负责安排在大理的整个游程。随车去大理的，还有位张老师，他是白族人，是小王的摄影老师，谈吐不俗。一路上大家谈大理，谈少数民族，谈云南的“怪”风俗，谈傣族、苗族、白族、彝族的节庆和祭日……这样谈谈说说，沿途倒也不寂寞。

车行未久，鑫涛已酣然入梦。此君的“睡觉”本领，和我的“失眠”本领，同样高强。

大家都羡慕鑫涛能随时入梦，取得足够的休息。承赍更是称羡不已。他一直记得上次从大足到成都，他紧紧张张陪司机聊天，鑫涛却睡了一路。我抱怨地说：“这还好呢！我最气的，就是每次我要和他聊天，他就睡着了！”“嗬！”邬湘叫了起来，“这个我有经验！我们家小冯每次上完班，就要睡觉，他越要睡，我就越想聊天，所以我发明了一种方法，治疗他的睡眠症！”

“什么方法！快告诉我！让我来学习一番！”我的精神全来了。“第一，”邬湘说，“不许他靠在任何东西上，要让他身子坐正；第二，当他还是打瞌睡时，就在他嘴里塞一块糖，他要吃糖，就没办法睡觉了！”

邬湘的“妙方”才说出来，全车哄然大笑，纷纷发表意见，都认为此方有些“虐待”性质。后来询诸小冯，小冯又跺脚又叹气又皱眉地说：“哎啊！当你困得要死，坐都坐不稳的时候，嘴里忽然塞进来一个东西，那滋味真是说有多难过，就有多难过！你们各位女士，千万别学啊！”

小冯的声明，当然又引起我们的一阵大笑。但是，那天，在去大理途中，小冯不在场，我们只能猜测小冯的反应。邬湘又继续说：“还有，第三……”“怎么还有第三呢？”李惠问。李惠爱笑，早已笑得前俯后仰。“当然有第三，”邬湘说：“他一块糖吃完，可能又睡着了，这时就要再给他一块糖！”

我看看身边的鑫涛这乃她只要“遥望”，我们这样又说又笑，他依然睡他的，而且，在打鼾呢！我马上问：

“各位身边，有哪一位带了糖？”

大家七手八脚，真的找糖给我，初霞找不到糖，直问邬湘：“密饯行不行？牛肉干行不行？”

李惠问得更妙：“汽水行不行？”就当我手中拿了许多食品的时候，鑫涛忽然从座位里“弹”了起来，睁开眼睛，大声说：

“不可以在我嘴里塞东西！这云南人的野蛮方法，绝不能学！”“什么！”我大叫：“你睡着了，怎么还知道在说什么？太坏了！居然敢装睡！”“我只有一个眼睛和一个耳朵睡着！另一个眼睛和另一个耳朵在注意你们，果然，差点被你们陷害了！”

全车嘻嘻哈哈，大笑不已。连司机小王、张老师、小钟都笑不可仰。在车上聊天，固然是一大乐事，但是，这趟旅程，却并不轻松。公路的路况比想象中差多了，无论如何，这是条山路，迂回曲折，而且，车辆很多，常

常塞车。再加上小王开得小心翼翼，车行速度很慢，开到下午三点，才走了一八五公里，到中途站楚雄，大家下车吃午餐，上厕所。

从楚雄到下关，还有两百多公里。我吃了一肚子的感冒药，这时只觉得昏昏沉沉。感觉上，这大理好遥远，行行重行行，一直驶不到。大家都开始困顿起来，谈笑的兴致也没有了。虽然小钟努力介绍大理风光，和各种传说故事，大家仍然越来越疲倦。渐渐的，灯火黄昏，夜色已临，而大理，仍然遥不可及。当我们终于驶达下关的洱海宾馆时，已经是晚上九点三十分了。人人疲惫不堪。我下车时，往外一看，只见宾馆前，有好多人在等候着我们。

其中一个年轻人，跑前跑后的招呼着，大声嚷着：“来啦！不啦！总算来啦！大家都在担心，怕路上出了事呢！”承赍伸头一看，回头就对我说：

“我就猜到他会在这里！那个人是欧阳呀！”

“哇呀！”初霞脱口惊呼，“跟他说了不要来，不要来，他怎么还是来了！”正说着，欧阳已经冲上车来，一语不发地帮我们搬行李（我们这些箱箱袋袋，对他来说已经太熟悉了）。我瞪着他，他肩上扛着，手里拎着，一面下车，一面对我说：

“我早上五点就搭公路局车子出发，下午六点就站在这宾馆门前等你们，已经等了快四小时了！”

我瞪大眼睛，真不知道是不是该发脾气，怎么有这么固执的人呢？他说完，就扛着行李，走进宾馆了。我们下车一看，原来大理的副州长吴怀愉夫妇，已经久候着我们，他们预备了晚宴给我们接风，为了等我们，大家都还没吃晚饭呢！

实在让我太不安了。副州长夫妇，亲自把我们送进房间，要我们先梳洗一下再吃晚饭。

我虽不饿，在如此盛情下，不免感动。匆匆整装，大家去餐厅吃饭，初霞拍着我的肩，带着点激动地说：“你可不许怪欧阳了，我已经要他来一起吃晚餐，明天起，我们带着他走，车子那么空，又不多他一个！”

“是啊！”承赍接口：“人家这样翻山越岭，你再拒绝别人，就太不近人情了！”我还来不及说什么，乌湘了解地对我一笑。“别说你，我都被他感动了，就这么决定，从明天起，让他随车采访吧！”就这样，欧阳又加入了我们的大理之行。

那晚，吴怀愉夫妇，盛宴款待，我们又吃了大理白族人的山珍海味。洱海的鱼，十分有名，一道著名的：“砂锅鱼头”，里面有二十五种左料，味道鲜美，鑫涛吃得津津有味。

宴会吃完，已经深夜十二点了。我自从走进洱海宾馆，就非常兴奋，因为，这洱海宾馆，是地道的“白族建筑”，它的门楼，高高叠起，上面全是雕塑，特别极了。而我一直好奇不已的“三方一照壁”，也灯烛辉煌地呈现在我眼前。踏着夜色，我环绕着三方一壁走了一圈。原来三方是三边厢房，照壁是一片好大好大的白墙，墙上有屋瓦和飞檐，檐下有四方形的雕花，雕花一直绕着白墙的四周，别致极了。这墙竖在正房的前面，据说是吉祥之墙。

夜色里欣赏了白族建筑，回到房间时已凌晨一点钟了，这才感到鼻塞重重，头晕眼花，往床上一躺，四肢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此时小钟传话上来，明天早上八时出发，上船游洱海，我闻之色变。鑫涛跳起来就去找小钟、邬湘商量，回来对我笑嘻嘻地说：“明天不上船，坐车游大理，你可以好好睡一觉，我们九点半才出发！”我这才放了心。鼻子里唏哩呼噜，感冒有增无

减。（幸好我们从香港带了大批小包化妆纸，我一场感冒，已把自备的全部用完，如今是初霞供应。初霞的行囊，如同百宝箱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）鑫涛一面给我递化妆纸，一面笑着告诉我说：“这下关是出名的不是风吗？可是今晚一点风都没有，小钟他们说：风城的风，因为‘琼瑶老师’来而收敛了。”

我擤着鼻子，睁大眼睛说：

“乱讲！明明好大的风啊！”

“是吗？怎么我没感觉到？”

“你被吹得最凶，还感觉不到！真是麻木不仁！”

“哦？”鑫涛愕然的。“是我的‘伤风’啊！”我大叫着说。

鑫涛不禁大笑起来了。

三十一、风情万种的“大理”

早上九时半出发，先参观了大理博物馆，然后就去了洱海公园。洱海公园在洱海的南端，离下关只有两公里。这个公园，是我参观过的公园中最特殊的。在洱海海边，耸立着一个白色石雕，是个白族少女和双鱼的雕像，造形极美。这雕像一面向海，一面向山，向山的那面有几千几百级石阶，巍巍然直上山巅。我们开始爬石阶，这一爬，就爬到了“息龙山”的山顶。到了上面，才发现山上青松苍翠，繁花似锦，而小桥流水，楼台庭阁，都掩映在花丛翠竹中。

息龙山，在唐代，是南诏王的鹿苑。现在，鹿群早就没有了，树木依然葱茏。站在亭台顶端，凭栏远眺，苍山十九峰，峰峰相连，绵延不断。洱海一片浩瀚，波平如镜。看洱海躺在苍山脚下，别有一种幽然的境界。巍峨的是苍山，柔媚的是洱海。这才知道，天地万物，自然有它配合的巧妙。

逛完了洱海公园，我们一行人就到了大理古城。这时候，天气开始转凉，云层堆积，天空飘起毛毛雨来了。我们踏着雨雾，走进那大理古城的城门楼。这城门楼颜色华丽，是个三层的建筑，每层屋檐下，都有白族建筑中的特色——雕花。进入城门，就是一条古老的街道，街上行人稀少；街边，是许多小商店，贩卖白族蜡染布所做的衣服。原来，在台湾也流行一时的蜡染，是来自云南的边陲。因为雨下大了，天气更凉了，我怕再受凉，买了件蜡染布的小背心。

古城只有那么短短的一条街，在文物保护制度下，维持着古老的风貌。确实，那小楼，古街、屋檐、翘角，处处充满了古趣。可惜，再走下去，新的建筑就纷纷出现，把原有的古拙给逐渐吞没了。午餐后，大家按原订计划，去一个最典型的白族村落参观。照小钟的意思，我们可以随便“深入”任保一个家庭，和他们谈谈他们的风俗习惯，生活情形。这构想倒也不错，我来大陆已经快四十天，还没有“深入”过任何家庭。我看到的只是山啊水啊，楼啊台啊，古道或名胜啊。没想到现在要去“深入”白族的家庭。但是，车到白族村，雨势正大，白族人都躲在屋内，整个街道冷清清。我看着那雨点

哗哗啦啦，自己的鼻子就更加唏哩呼噜，再看看那些白族人个个关门闭户的，对于要冒雨去访问白族人，兴趣实在不高。可爱的邬湘，此时“当机立断”地说：“我看，白族人也不必去访问了，回程时把张老师弄到车上来，要问什么问什么。现在，我们就去蝴蝶泉吧！”

她这样一说，满车子欢呼，原来大家都不想去打扰这个宁静的小村落，于是，车子加足马力，驶出白族村，直放蝴蝶泉。蝴蝶泉有个故事，相传有一对白族青年男女相爱，却被当时的白王所阻扰，最后这对男女双双投潭而死，化为蝴蝶，这故事和梁山伯祝英台类似。古往今来，从边疆到内地，这一类的爱情故事永远在流传。

蝴蝶泉除了故事以外，还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奇景。据说，在这泓潭水（是活水，故名“泉”）的上方，有一棵大树，枝桠伸在水面上端，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为蝴蝶会，从那一天开始，四面八方的彩蝶纷纷飞来，一只咬住一只的尾巴，从树上悬挂下来，成为一串串的“蝴蝶串”，当最后一只串上去，碰到水面时，成串的蝴蝶就一飞而散，片刻后，又重新聚扰，再串连下去。这种现象，许多生物学家都研究不出原因所在。而蝴蝶泉的名声，也远播中外，每年农历四月十五，慕名来参观的人，人山人海。因为邬湘看过蝴蝶串，所以，我们大家对这蝴蝶串好奇极了。可是，据说，最近因为生态环境改变的关系，蝴蝶串的奇观，已很少看到了。但是，我们仍然兴致勃勃地到了蝴蝶泉。“说不定蝴蝶会因为我们是远客，而为我们特别表演一场呢！”我说。车子到了蝴蝶泉，雨居然停了。好现象！我们大家下了车，鑫涛、小王忙不迭地带着他们的照相机，要拍“蝴蝶串”。雨后新晴，蝴蝶泉等于是个大公园，园内绿树成荫，繁花如锦。花和叶上都湿润润的点缀着雨珠，相当美丽。但是，大家也来不及欣赏花，直奔潭水之处，潭水清澈见底，大树也枝桠横生，只是不见蝴蝶，更遑论“蝴蝶成串”了。

大家等了半天，也不见蝴蝶飞来，邬湘算算日子，距离蝴蝶会还有半个月。这些蝴蝶，居然不肯提前表演，实在不够意思。我在园内东逛西逛，忽然发现一大片的曼陀罗花，花朵又白又大，开得茂盛极了。我就惊呼了起来。

“曼陀罗！好漂亮的曼陀罗！”

大家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兴奋，只有鑫涛明白。原来，我在金庸的武侠小说《天龙八部》中，看到过他所描写的大理国。这大理国中除了出现许多武功异人之外，还盛产一种曼陀罗花。据金庸说，这是大理国国花。此花还有许多功用，不去细述。我看完小说，对曼陀罗就很好奇，后来我拜师学工笔花卉，曾要求老师教我画曼陀罗花。此花结构非常奇怪，花瓣成长筒状，扭曲而成五角形，弧度飘逸。我虽然爱极了这个花形，却画来画去画不像。最后，和鑫涛开车入深山，遍访曼陀罗花。台湾的曼陀罗，都又瘦又小，实在并不好看，看后非常失望。此时，我忽然见到真正开在大理国的曼陀罗，发现它“风姿绰约，飘然出尘”，真是“其奈风流端庄外，更有那，动人心处！”我就忍不住要大呼小叫了。

鑫涛急忙给曼陀罗摄影。小王在这一路上，已和鑫涛结为知己，他们会为了树上一只老鹰，墙头伸出来的仙人掌，鞋贩的一车绣花鞋，白族妇女背孩子的背兜……全都停车摄影一番。此时，小王见鑫涛疯狂拍摄曼陀罗，不明就里，也跑来猛拍一番，一面拍，一面问我：

“这个花有什么特别？为什么要拍它？”

“这是大理国国花，”我认真地说，“它的名字叫曼陀曼，我走遍了全世界，没看过这么美的曼陀罗花！”

我这样一说，小王也不管底片价格，就跟着鑫涛，疯狂地拍摄曼陀罗。蝴蝶泉，虽然没看到蝴蝶成串，却意外地看到曼陀罗花，对我来说，也满心欢喜。欧阳跟着我们一路跑，随时随地为大家服务。他那么希望我“不虚此行”，看到天下雨，他就叹气，看到蝴蝶不来，他也惋惜。这时，我笑着对他说：

“你看！路不会白走的！没有蝴蝶串，就有曼陀罗！所以，我总能自得其乐！”欧阳见我笑，也就笑了。

离开了蝴蝶泉，大家又上车去了崇圣寺的三塔，这三座白塔以中间一座为主，共有十六层。两边两座，十分奇怪，会略略向中间的那座倾斜。三塔如巨笔般插在苍山兰峰下。游完了三白塔，我们就驱车去喜洲镇，今晚，预备住在喜洲镇的一个田庄里，明天去游洱海。

一切都计划得很好，可是当车子进入喜洲镇，曲曲折折，在狭窄的小巷中东弯西拐，终于到了那座好大好大的田庄时，一切又出了意外。原来，这座田庄是以前一个大户人家的，现在已捐出来作为宾馆，是一座典型的“白族建筑”。当我走进去，一见那四周镶着花边的大照壁，就惊喜莫名。再走到楼上，看着那四合院中的天井。楼上四周都有回廊，回廊上全有栏杆，栏杆上全雕着花，真是“雕栏玉砌”。我正惊讶着，小钟已带着我从前面一进，绕到后面一进，我绕过去一看，又是一重四合院，同样有回廊有栏杆有雕花，小钟说：

“这就叫‘走马转阁楼’”！

我恍然大悟，这阁楼可以有好几进，像走马灯般右转出一进，右转出一进，实在奇妙。

我正站在那走廊上东张西望时，欧阳又肩膀扛着，双手拎着我们四个人的行李，气喘吁吁地走过来喊：“你们住那一间房？”这一问才提醒了我们，仔细一研究，这田庄前进后进，楼上楼下，大概有几十间房间，居然一个客人也没有。推开一扇房门进去，但见桌上灰尘堆积，房中蚊子乱飞，而床上并无蚊帐。周周静悄悄的，岑寂得可以听到风声如诉，我悄声问鑫涛：“这房子不知道有多久没人住了？”

古老的房子，地板踩上去咯吱作响，门窗推处，低低呻吟。雕花的窗，雕花的门，好美丽的房子。都美丽得让人荡气回扬，似乎每扇窗里都有故事，每扇门里也都有故事，不知若干年前，曾住过怎样的白族美女？

我们都呆住了，欧阳扛着行李不知如何是好。邬湘叫他先把行李放在回廊上，她和小钟忙着去找负责人。负责人还没找到，邬湘又“当机立断”，说：

“我看，这个喜洲田庄，大家参观参观就够了，我们今晚还是回到洱海宾馆去住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”

这一说，大家又一呼百应，欢声雷动。说真的，大家对于要住在如此空阔的大房子里，都有些心中忐忑。初霞有洁癖，对于灰尘蚊蚋，更是满脸怯意。这样一来，欧阳又忙了。赶快再把我们那些箱箱囊囊搬回到车子上去。一番忙碌之后，邬湘说：“既然已到了喜洲，就应该去海边看看！这里是个渔村，本来明天要从这儿出海的！”

于是，大家就来到了“海滨”。其实，洱海只是个湖，不是海，云南人

把所有的湖泊，都叫“海子”，把所有的平原，都叫“坝子”。这洱海海滨，因为不是真的海滨，岸上绿草如茵，有几匹马，还有几匹驴子，在草地上悠哉游哉地吃草。有几条渔船，泊在岸边。而水中，许多人在一艘艘小渔船上，静静地垂钓。水里，还有一丛丛的水草，伸出水面，迎风摇曳。整个海滨，安详宁静，像一幅画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忽然有个大发现。

在岸边的石头堆里，有四只小鹈鹕，正在那儿伸长了脖子，呱呱不已地啼叫着。鹈鹕，当地的渔民叫它“鱼鹰”。它们会帮渔民们捕鱼，叼了鱼，把鱼装在颔下的皮囊里，再吐出来。所以，渔民们都饲养鹈鹕。现在，我在岸边看到的四只鹈鹕，体型都和鸭子差不多大，黑色的羽毛，灰色的嘴，嘴下有黄色的皮囊。它们挤在一块儿，既不飞走，也不避人。

我生性喜欢小动物。一见到鹈鹕，就兴奋不已。我奔过去，和四只鹈鹕玩了起来。鹈鹕看到我伸手过去，以为有东西可以吃了，四只鹈鹕，只只伸长了脖子，张开了大嘴，开始吃我的手指头。我急忙四面找寻，想找一点鱼来喂它们。旁边有渔船，渔民们说不是捕鱼季，没有出去捕鱼。有渔船而没有鱼，真奇怪！我又四面找寻，李蕙问我找什么，我说：

“找它们的母亲呀！总应该有只母鸟呢！或者母鸟去捕鱼来喂它们了！”

等了半天，不见母鸟来。小鹈鹕猛啃我的手指，快把我的手指吃掉了。初霞、邬湘弄了些干粮来，小鹈鹕不肯吃。欧阳又弄了几只虾米，挑嘴的小鹈鹕，居然连虾也不吃。而小王和鑫涛，却忙帮我和小鹈鹕拍照。

我和小鹈鹕，玩得不亦乐乎。邬湘已经和渔民商量，让我们剩渔船出海，去洱海上“泛舟”。渔民因为可以有意外收入，欣然同意。于是，我们就坐上那原始的木制渔船，船夫用撑篙和浆，把船划了出去。

这样泛舟，也别出心裁。洱海的水，是我这一路上看到的最清澈的水，丝毫没有受到污染。坐在渔船上，看苍山如画，绿水无波，似乎连时间都停止了。水里，有苍山的影子，有白去的影子，有渔船的影子，有竹篙的影子，有我们的影子……此时此刻，真正远离尘嚣，眼中心底，都只有一片宁静。在洱海上流连了一个小时，天色渐渐转暗，暮色里，寒风扑面，颇带凉意。邬湘及时下令，应该弃舟就车，动身回洱海宾馆了。大家上了车，在夜色中往下关开去。这时，小钟有点纳闷地提出了问题：“你们明天要到哪里去玩？”

原来，我们这一整天，时时在改变计划。把大量的名胜，几乎一天都看完了，最后，连洱海泛舟，也用渔船取代了游艇，给“泛”过了。这一下，可把小钟给难倒了，除非把我们带去游苍山，否则，就无处可去。但是，游苍山，就不是一两两天的事了，要十天半月才行！此时，邬湘第三度“当机立断”，发言说：“明天就动身回昆明！反正大理该玩的地方都玩过了，但是，昆明还有好多地方没去呢！像西山龙门、华亭寺、金殿、筑竹寺、黑龙潭……好多地方都可以去！大家的意见如何？”

又是一呼百应。邬湘这三次“当机立断”，使我对她佩服不已。我们把她策封为大王，实在是有道理的。

第二天，我们一早就动身回昆明。大理，虽然只短短地停留了一天，但是，我对它的各种特色，不论风景、民俗、建筑、古城、山水……以至于曼陀罗和小鹈鹕，都印象深刻！

三十二、最后两天的“乡愁”

真不敢相信，我的大陆行，已经只剩下最后两天了。回忆初抵北京的种种，一切情景，恍如昨日。那时，对自己这趟长达四十天的旅程，还充满了不安和怯意。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坚持到底。没料到，转眼间，三十八天都匆匆而过！

这最后两天，我仍然过得非常忙碌。自从大理回到昆明，我的感冒，已变得相当严重。

所以，一大早就请了医生来打针开药。医生刚走，有人敲门，鑫涛打开房门一看，欧阳手捧了好大好大的一束鲜花，站在门外。我走过去看了究竟，欧阳对着我就一躬到地。我惊愕极了，因为，在大陆要买鲜花是件极其困难，也极其奢侈的事，大陆并不流行这个。我再仔细定睛一看，不得了，整个柜台小姐，都忙着集了各种大小的花瓶，还在那儿插花呢！插了花，就一瓶瓶往我房间里送。我愕然地瞪着欧阳说：

“你去什么地方买的花？怎么买了这么多？”

“我把人家整车的花都买下来了！”他说。

“哎呀！”我懊恼地喊着：“我后天就走了，这些花岂不可惜！你为什么要这样浪费呢？”

“一点心意而已，祝你马上痊愈！”他说，把花束交给了我，转身就走。“不打扰你休息，明天我再送花来！”

“欧阳！”我叫住了他，叹了口气。“你还是没有放弃给我做录影访问，是不是？你看看我，你认为我这副狼狈的样子，适合上电视吗？”他看了我一会儿。“你今天精神不好，但是，说不定明天就好了！在你上飞机之前，我都不会放弃希望！”

这个湖南骡子，简直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！

欧阳送花之后没多久，小王送来了一本照相簿。

哎呀！实在让人太感动了！小王一路开车，一路帮我们摄影，此时离别在即，他把我们的照片，经过放大剪裁编辑，贴了一大本。首页就是我和鑫涛欢度结婚纪念日所摄，然后沿途种种，从石林、石洞，乃古石林，都一一在目，最后一页，是一张放大的“石莲花”！

我们感动，初霞、承赍、李惠也感动，邬湘、小冯、小张、老鲁也感动。这“云南四王”和我们朝夕相处，大家已经热得不分彼此，如今，就要面对分手的时刻，不知怎的，大家就有说不完的话，说不完的叮咛。小张一再对我说：

“好遗憾，没有陪你上莲花峰！”

小张，你放心！我说：“我会再访石林，二上莲花峰！”

“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一言为定吗？”一时间，满屋子的云南人都追问我，好几只手伸给我，要和我“握手为定”，我心中一酸，握紧了他们四个，我大声说：

“岂止石林！别忘了你们还要陪我去西双版纳！”

“岂止西双版纳！”小冯喊，“还有丽江呢！还有保山呢！还有腾冲呢！

还有高黎贡山和澜沧江呢……”

我慌忙阻止他们说下去。

“别说了！别说了！我知道云南有大好河山，有边陲古道，但是，我却是个湖南人啊！”

真的，此时此刻，我已快飞离大陆，我却对我的故乡湖南，浮漾着满怀乡愁。从玻璃窗望出去，云南的山峦，在雨雾中依稀可见（那天下着雨），湖南的山峦，却在何方？这时，心中闪过的，都是古人的诗句：“他乡生白发，旧国见青山。”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！”来人，从故乡来的人，是欧阳吧！那时我还不知道，另外还有个人，正风尘仆仆，夜以继日，不眠不休地向我兼程赶来！这个消息，是那天晚上，初霞告诉我的。她冲进我房间来，就激动得不得了地对我说：

“我告诉你一件事！欧阳刚刚在我房里，对我说，他来昆明的那一天，曾经和你谈过一篇话，你说这次没有去祖父的坟前磕头，非常遗憾。又不知道家乡兰芝堂的状况，祖父的坟修建得如何等等。所以，他当晚就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回湖南，让他的一个朋友，带著录影机和工作人员，连夜开车去你湖南乡下，为你拍摄祖父的坟，和家乡的录影带，再要他的朋友坐火车夜送来！现在，录影带已经拍到了，人也动身来昆明了，大概明天晚上会把录影带送到你面前来，放给你看！”我目瞪口呆，半晌才说：

“不可能的！”“怎么不可能？”初霞问。

“他们电视台在长沙，我的老家在衡阳乡下，离衡阳还有好几十里，他们怎么可能在短短四、五天内，从长沙到衡阳，从衡阳到渣江，再到兰芝堂和坟地去拍摄，还要把带子送到昆明来！”“反正他们做到了！”初霞对我大声嚷着，接着，就清清喉咙说：“如果你再不答应给欧阳做电视访问，我用推的、拉的、拖的、抱的……也要把你弄到摄影机前面去！”她吸口气，瞪大眼睛：“我真的会这样做，不骗你！”

初霞激动，她以为我就不激动。事实上，这消息真的震撼了我！可能吗？可能有人为我这样大费周章，来传递给我故乡的消息吗？再见到欧阳，我不敢追问什么，只是说：

“明天下午，我接受你的电视访问！”

欧阳眼睛一亮，立刻跑出去安排机器了。

所以，第二天，我们从西山龙门回来以后——对了，毕竟在离开昆明的最后一天里，去了西山龙门，也在这最后一天，接受了欧阳的电视访问。

那天下午，欧阳从云南电视台，调来了一部一寸带的电视摄影机，在我房间里，架起机器，打起灯光，来了摄影师和灯光师，大张旗鼓地为我录影。短短几句访问，却整整录了两小时。当录影“终于”录完，我看着欧阳，不胜佩服地说：“你总算达到了目的！”

欧阳看了我一会儿。“你知道吗？”他说：“从去武汉第一次访问你，然后，上隆中，溯长江，到沙市，回长沙，再来昆明，去大理……我这一路，足足走了四千里！”

我沉吟片刻，笑了。“不稀奇！”我说，“人家‘八千里路云和月’，你才走了一半！”欧阳深思地看着我，带着莫测高深的表情，也笑了。

那晚，金龙饭店董事长为我饯别，“云南四王”全部列席，一餐饭吃到晚上十点多钟。

宴会结束后，我回到房间，一眼就看到欧阳带着个年轻人，拎着一大

袋东西，站在我房门口等我。“这是黄子林！”欧阳为我介绍：“他刚从你的家乡兰芝堂赶来！因为买不到飞机票，他和我一样，在火车上站了两天两夜，他已经好几天都没有休息了！但是，他拍到了兰芝堂，也拍到了你祖父的墓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我激动地看着黄子林。

“真的！”黄子林一口乡音，满脸恳切地说，“只是时间太紧张了，我来不及做剪接整理的工作，可能会杂乱了一点！”

我注视着黄子林，我怎会在乎杂乱与不杂乱呢？黄子林，面貌清秀，温文尔雅，虽然风尘仆仆，亲切的脸孔上却只有兴奋，没有疲倦。我急忙把他们两个让进房间。因为鑫涛还有好多事要办，云南出版社的几位先生也来话别，金涛就把客人带到初霞房间去，让我和我的两位同乡，一起看录影带。

欧阳借了一部录影机来，当他在弄机器的时候，我已经等不及，殷殷询问黄子林，有关家乡的一切。以及他怎样去到兰芝堂的？是公路？还是铁路？黄子林说：

“从衡阳到渣江镇，是乘吉普车去的，路况非常坏，走得很慢，到了渣江县，再去兰芝堂，还要步行四华里。你的祖父葬在猫形山，也要走路上去。”

“哦？”我愣愣地看着黄子林，原来还要步行啊！

欧阳把机器架好了，抬起头来，他对我微微一笑说：

“现在，我走的路，加上黄子林走的路，总有‘八千里路云和月’了吧！”真的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！我心存感动，默然无语。

然后，他们就放起录影带来了，一面放，黄子林在一边解释。我真惊奇极了，因为一上来，拍的是衡阳市，然后转入一条街，进入一个小学校，黄子林说：

“这是你的母校，刚直小学！我们找了半天，还找到一块旧的牌子，上面有刚直小学的名字！”

他拍了我念过的小学，又拍了我在衡阳住过的那条街和巷。“这是陕西巷，你曾经和你的表姐王代训，住在这儿。这里是你祖父住过的地方，只是老房子都拆了，我们只能拍一个大概。”从衡阳市转往乡下，老家出现。我睁大了眼睛，一瞬也不瞬地看着“兰芝堂”。在童年的印象里，兰芝堂是一幢深宅巨院，虽然是乡下房子，建造得也十分考究。但是，现在出现在荧光幕上的，是一幢非常残破的陋室。墙壁完全斑驳了，露出里面的泥。部分的围墙已经倾圮了，小院中杂乱地晾晒着衣物，没有一扇门窗是完整的。镜头推向一座有雕花的石墩，黄子林说：“兰芝堂里住了二十几家人，现在只剩下一家姓陈，算辈分，那是你的堂兄，他们仍然务农，”他说，“你小时候，喜欢站在这个石墩上玩，你的祖父陪着你玩！”

我心中一紧，低下头去。非常不愿意让欧阳的和黄子林看到我如此脆弱的一面，但是，眼泪水却已夺眶而出。我拿了化妆纸拭泪，黄子林的声音变得又不安又抱歉：

“这房子确实已经很破旧了，陈家人也都离散了，但是，但是……但是他们都是很忠厚老实的老百姓！你堂兄也是的！”我点点头，哽塞难言。竭力想咽下我的眼泪。然后，镜头离开了兰芝堂，转向了猫形山的山下，祖父的坟出现了。我再度睁大眼睛，看到我的堂兄带着子女，为我祖父上坟烧香。那坟墓，只是一个黄土堆，一个最最简单的黄土堆，土堆前，有一块简单的墓碑，写着：“陈墨西之墓”

我的头再一低，泪珠又泉涌而出，脑子里忽然涌现出三十九年前的画

面：我们离开湖南去台湾，祖父依依不舍地送我们，送了一程又一程。那时并没有料到，从此一别，竟成永诀！总以为过两三年就会团聚。我们行前，曾给祖父多少允诺。我们走后，祖父对我们又有多少期待！而现在，我看着祖父的一杯黄土，心中深深地痛楚着：我们走了，却“独留青冢向黄沙！”不，祖父没有“青冢”，他的坟上，连一棵青草都没有！我用手遮着眼睛，不忍再看。

录影带放完了。一时间，房子里静悄悄，我们三个人都默然不语。那种悲怆的气息，已经充斥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，是怎样也挥之不去了。好半天，欧阳才嗫嚅嚅地说了一句：

“没想到，会让你这么难过！”

黄子林更是抱歉极了：

“都是我不好！我应该剪接整理一下，就不至于看起来这么残破！”我振作了一下，抬起头来，正视着我面前的两个人，两个为我奔波了八千里的故乡人！我哑声说：
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们，让我在离开大陆的最后一个晚上，看到了家乡的一切。事实上，这种情景，和我预料的差不多。欧阳，”我盯着他，“你现在应该懂了，为什么我一直告诉你，我‘不敢’回去！今晚，我看到的只是录影带，我已经够伤心了，假若我一回大陆，就去故乡，这趟旅程，将情何以堪？”“我懂了！我真的懂了！”欧阳终于一叠连声地说。

“我做得不好，”黄子林还在那儿自怨自艾，“我应该多访问一点你的亲人，多拍一点你家乡的山水……”

我转眼看黄子林，我眼中又湿了。

“你做得很好！”我喉中哽着，“其实，你不知道，我多么想见我的家园……不管它破旧不破旧！谢谢你把它带到我面前来！除了你们两个，我想任何人都不会为我做这件事！”

那夜，当黄子林和欧阳告辞以后，我仍然呆怔怔地坐在沙发中。鑫涛回房来收拾行装，我也不曾帮忙，我只是坐着不动，脑子里全是录影带里的画面。我想起一首歌，一首从小就会唱的歌：

“春去秋来，岁月如流，
游子伤漂泊。回忆儿时，家居嬉戏，
光景宛如昨。茅屋三椽，老梅一树，
树底迷藏捉。商枝啼乌，小川游鱼，
曾把闲情托。儿时欢乐，斯乐不可作！
儿时欢乐，斯乐不可作！”

我坐在那儿，想着这首歌，追掉着逝世的祖父，追掉着逝去的童年。整夜，我未曾阖眼。这就是我在大陆的最后一夜。

三十三、告别故国，期待来年

中午十二点半的飞机飞香港，别了，云南！不，别了，神州！十点钟，

“云南四王”已经来我房中接我们，欧阳和黄子林抱着四束鲜花也送到机场，李蕙已早我们一小时的飞机回成都了。我、鑫涛、承赍、初霞四人上飞机，好多好多人送行。到了机场，小冯为我介绍海关的诸位先生女士小姐，又让进贵宾室喝咖啡，所有行李，都没有让我们操心，自有人去安排一切。邬湘握紧了我，频频追问：秋天可能再来吗？如果不行，明年何时再来呢？小张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在我耳边叮咛又叮咛：别忘了我们再访石林，二上莲花峰之约啊！

小冯叹气，女人们真婆婆妈妈！握着我的手一阵猛摇，明年不来云南，本王就和你们绝交！

老鲁一向沉默寡言，只是深深看着我们，轮流对我们说：珍重！珍重！珍重！欧阳把鲜花塞进我怀里，固执地、真切地、诚恳地、不住口地说：别忘了故乡的呼唤！

黄子林兴奋而激动，喃喃不停地说：为你走了四千里，刚刚认识，怎么就要别离呢！

还有小王，他举起相机，为我们再拍下一张照片！

终于，挨到了上飞机的时刻，所有的乘客都上机了，只剩下我们四个。我们在海关人员及云南四王簇拥下（欧阳及黄子林不能送入禁区，彼此挥手，互道珍重。）大家走出机场大厅，飞机停在跑道上等我们。我眼中湿了，再和邬湘、小张拥别一次，小张蓦地哭了，邬湘接着泪流满面，这样一来，我再也忍不住，泪珠就夺眶而出。初霞更是泪落不止。

我们四个走上飞机，登上了梯子，再回头，邬湘和小张哭得唏哩唏啦，拼命和我们挥手。承赍忽然惊呼了一声，用手指着喊：“看那边！”我们随着他指的方向看去。啊呀！原来欧阳和黄子林在机场的铁栅栏外，正疯狂般地向我们挥手。当我们也对他们挥手时，欧阳居然激动地爬到铁栅栏的柱子上，摇摇欲坠地站在那儿，不住不住不住……地挥手。

我们终于走进了飞机，终于坐定了，机门终于关了……邬湘、小冯他们仍然站在广场上不走，欧阳和黄子林仍然爬在柱了上挥手……飞机延迟了二十分钟，他们没有一个人离去，我们在窗口不断地给他们打手势：写信，写信，写信！他们不断地回答：再来！再来！再来！

飞机终于在跑道上滑行，我回头再看，机场上的人影小了，远了。最后，飞机掠空而起。我再低头下望，昆明市隐隐约约，逐渐远去，绵亘的大地，在云层下起伏不断。我试去泪水，定睛而看，再看，再看；这块绵亘的大地，又一次深深撞击了我的心！我在云层下寻寻觅觅，一片苍苍茫茫，看不见哪儿是长城，看不见哪儿是长江。至于苍山洱海，更不知已在何方？湘江洞庭，依然在梦魂深处。白云翻翻滚滚，把什么都遮断了。但是，我确定那云层下，有我故国的土地，有我故国的河山，有我故国的亲人，有我故国的朋友们！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，我终于能回来，和我的河山亲友接触，我已经太幸运了！只是，我那剪不断的乡愁，却不知怎的，反而比来大陆前更重了。“离恨恰如春草，渐行渐远还生！？

好在，我们已经有了希望，有了期待！明年可以再来！今年填不满的乡愁，且寄与明年。自从人类发明了飞机，已把人与人间的距离缩短到了最低限度。“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”的诗句，是“唐朝”的事了。今生今世，再也不该有“天长路远魂飞苦，梦魂不到关山难”的遗憾了！

所以，明年，我要回我的故乡湖南。那时，我已有足够的心理准备，

来面对家园的一切！我要去祖父的坟上磕一个头……当然，祖父的坟，不能是如此这般的荒冢，他老人家的儿孙，终于可以照顾他了！我开始计划，该如何修改，该如何祭祖了。中国人就是这样的！

不论时间与空间如何的隔阂，中国人永远在传统的节庆里，做相同的事情：清明要扫墓，中元要祭祖，端午划龙舟，中秋赏明月，除夕庆团圆。中国人爱自己的祖宗，爱自己的土地，爱自己的故乡，爱自己的家园，有强烈的“山河之恋，故国之思。”所以，留下了千古的词句：“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！”“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”“共看明月应垂泪，一夜乡心五处同！”

中国人就是这样的：无论隔着山，隔着海，隔着岁月，中国人的血液里，总是绵绵不断地流动着一条黄河，一条长江！

——全文完——

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五日写于台北可园

后记

这不是一篇“游记”。是我生命中一段“历程”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应该为这样大规模的“探亲之旅”，记上一笔。（据说已有四十万人，完成了“探亲”）这样的旅程，像是一群候鸟的飞行。候鸟一年飞一次，而我们，经过了三十九年，才飞第一次。我只是一大群候鸟中的一只。我的把这趟飞行的经历，细细写下。其中，有我的“接触”，也有我的“感触”。“接触”的不止是河山和大地，也有亲人和友人。“感触”是随“接触”而至，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。不论是“接触”和“感触”，都带着我的个人色彩，只代表我，不代表其他任何的候鸟。我的这趟旅程，整个经过，颇具戏剧化。我尽量忠实地记载下所有的一切。其中，不免有疏忽的地方，不免有省略的地方，也有免有错误的地方。（我对于年代、距离、大小、考证等与数字有关的东西，一向弄不清楚。）但是，书中所提到的人物，都用的是真名。

我回大陆，只有短短的四十天。这四十天中，几乎天天都情绪激荡。我本是个容易感动的人，常常陷在感动的情绪中，无以自拔。我知道其他的探亲者，曾面对种种困难，我侥幸有各方友人照顾，使我此行中，只有感动，没有困难。我要在此处，对所有照顾过我的人致谢！

“探亲之旅”。总有一天，会变成历史上一个“过去式”的名词。但是，在我的生命里，这短短四十天，将是我永恒的记忆！

琼瑶

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九日写于台北可园